

第八册

金粉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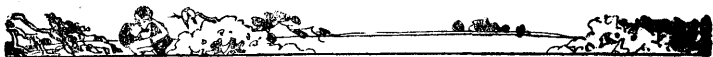
761

蓮文第六站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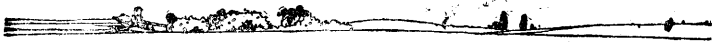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36 2142B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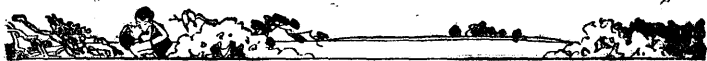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

第三十三回 筆語欺智囊歌場秘史 饋肴成畫餅醋海微波

這個時候，宋潤卿在天津有事耽擱還沒回來，冷太太突然又收了這些禮物，真過意不去。便親自到這邊來道謝，因道：金先生上次過生日，一點也不讓我們知道，我們是少禮又少賀。這會子，我們正想借着過中秋，補送一點東西。你瞧，我們這兒東西還沒預備，你又多禮。直教我過不去。清秋的真父又不在家，我們想作一個東道都不能夠。燕西笑道：伯母快別說這個話。宋先生臨走的時候，他還再三叮囑，讓我照應府上。偏是家父這一程子，讓我在家里補習功課，我來到這邊的時候極少。冷太太道：我們那兒有個老韓，有些事也就可以照管了。若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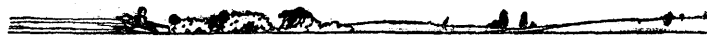


真有要緊的事，我自然是會請教的。燕西笑道：我實在沒事，倒好像極忙似的。不然，天氣現在涼了，我應該陪伯母去看兩回戲。冷太太道：我又不懂戲，聽了也是白花錢，清秋現在和同學的家裏，借了一個話匣子來，一天開到晚，我就覺得聽膩了。他倒很有味，開了又開。燕西道：我不知道冷小姐歡喜這個，我要知道，我有一個很好的話匣子，可以相送，借的是怎麼樣子的話匣子。冷太太道：若沒事，可請到我那邊去看。現在他正在那開着呢。燕西把玉芬看戲的事全忘了，便笑道：很好很好，我也過去談談。於是冷太太在前，燕西跟着後面。那話匣子放在北屋門口，一張茶几上放着。清秋端了一張小凳，兩手抱着膝蓋，坐在樹底下聽。這個日子，樹上的紅棗子，一球一球的，圍着半黃的樹葉子，直垂下來。有時括了一陣小風過去，劈撲劈撲，還會掉下幾顆棗子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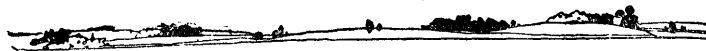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

就在這個時候，撲的一聲，一樣東西打在清秋頭上。頭髮是鬆的，那東西落下，直鑽進人的頭髮裏去。清秋用手捫着頭道：「噯！這是什麼？」手一掏，掏出一看，是粒棗子，就隨手一扔。這一扔，不偏不敲，恰好燕西一舉手，扔在他衫袖裏面。燕西用手在袖子裏捏着，伸出來一看，見是一粒紅棗，就在冷太太身後對他一笑，把棗子藏在袋裏了。清秋無意之中，倒不料給燕西檢了這樣一個便宜。因為母親在當面，依然和燕西點頭。燕西道：「我不知道密斯冷愛聽話匣子，我要知道，早就送過來了。我那話匣子，戲片子是全套的，出一張，我就買一張。可是擺在家裏，一個月也難開一回。清秋笑道：「大概這話很真。我總沒有聽過呢。不然，若是記在心裏，何以沒有和我提過一聲兒呢？」燕西笑道：「正是這樣，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……燕西一想，紅粉贈與佳人，這一句話有些唐突西施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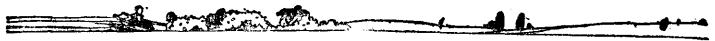


便道逢到這種東西，早該贈與愛者。冷太太道：「噯！話匣子壞了。聽聽，原來片子已經轉完了，只是沙沙的響，清秋這才搶上前，關住了閘。清秋道：壞了沒有？壞了可賠人家不起。」燕西笑道：「這也有限的事，何必說這種話呢。」清秋仔細看了看，却幸還沒有什麼損壞，於是拿去話片，將話匣子套上。燕西笑道：「爲什麼不唱了嗎？」清秋道：「客來了，可以不唱了。」燕西道：「我這是什麼客？有時候一天還來好幾回哩。」清秋並沒有理會燕西說話，竟自進屋子裏去了。一會兒工夫，只見他托了兩隻大玻璃盤子出來。燕西看時，一盤子是切的嫩香藕片，一盤子却是紅色的糖糊，裹着許多小圓球兒，看不出是什麼，倒好像蜜餞一類的東西。清秋抿着嘴笑道：「金先生不能連這個沒有見過。說時就取出兩把雪白的小白銅叉，放在棹上，因道：請你嘗一嘗，你就知道了。」燕西吃東西，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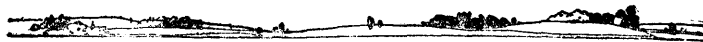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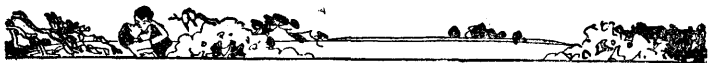
來愛清爽的，這樣糊裏糊塗的東西，却有些不願，但清秋叫他吃，他不能不吃，因就拿了叉，叉着一個小圓球兒，站着吃了。一到口，又粉又甜，而且還有些桂花香，笑道：我明白了，這是蘇州人吃的糖芋頭，好多年沒有嘗了，所以記不起來。清秋道：猜是猜着了，但是猜得並不完全，蘇州人煮糖芋頭，不過是用些沙糖罷了，我這個不同，除了沙糖換了白糖外，還加有栗子粉，蓮子粉，橙子絲，陳皮梅，桂花糖，所以這個糖芋頭，是有點兒價值的。燕西笑道：這樣珍品，我一點不知道，我這人真是食而不知其味了。我再嘗嘗。他說時，又叉了一個小芋頭吃着。清秋笑道：這大概吃出味來了。燕西道：很好，很好，但是這樣吃法，成了賈府吃茄捲了。這芋頭倒是不值什麼，這配的作料，可是太值錢了。清秋道：原來沒有這樣作法的，是我想的新鮮法子。這個時候，冷太太剛進內室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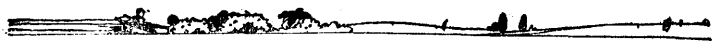


了。燕西笑道：我看這樣子是專門弄給我吃的，謝謝！但是你怎知道我今天會來呢？清秋抿嘴笑道：有兩天沒來了，我猜你無論何如，今天不能不來。燕西皺眉道：自從暑假以後，你要上學，我又被家裏監視着，不能整天在外，生疏得多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對父親說，這裏的房子已經辭了呢。清秋道：我看你有些浪漫，你既然不能在外頭住，你又何必賃隔壁的屋子呢？燕西笑道：你有什麼不明白的？我若不賃隔壁的屋子，我到你家，就要開着汽車一直的來，來多了……說到這裏，回頭一望。見冷太太並沒有出來，因道：怕伯母多心。清秋道：多什麼心，你指望他是傻子呢。你看他疼你那一分樣子，肯當着外人嗎？燕西道：雖然這樣說，但是直來直去，究竟嫌不好。我想免得越過越生疏。我們那日再到西山去玩一天，暢談一回。清秋微笑道：生疏一點兒好，太親密了，怕…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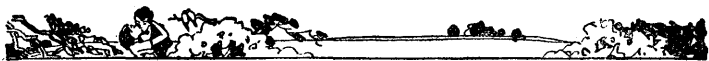
燕西微笑道：怕什麼？怕什麼？你說。說時，用食指蘸了一點茶水，大拇指捺着，遙遙向清秋一彈。清秋微微一瞪眼，身子一閃說道：你就是這樣不莊重，怕什麼呢？月圓則缺，水滿則傾，這八個字，你也不知道嗎？燕西皺眉道：你總歡喜說掃興的話。清秋道：我並不是愛說掃興的話，天下的至理，就是這樣子。燕西笑道：年輕兒的人說這些腐敗的話作什麼，我就只知道得樂且樂，在我們這樣的年歲，跟着那些老夫子去讀孔孟之道，那是自討苦吃。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冷太太已經出來了。兩人的言語，便已打斷。燕西一面吃着東西，一面和他母子閑談。總想找一個機會，和清秋約好，那一天再到西山去。偏是冷太太坐在這兒不動，一句話沒有法子說，忽然噹噹噹，鐘響三下，燕西陡然想起，還約了人聽戲，這個時候，自己還揚而不睬，玉芬一定在家罵死，便和韓媽要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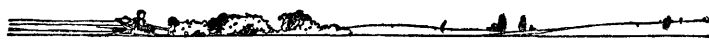
一把手巾擦臉，笑道：我是談話忘了。一個朋友約一點鐘會面，現在三點了，我還在這裏，糟糕不糟？說畢，忽忽的走到隔壁，一迭連聲，催着開車，上共和舞台，坐上車子，一面掏出表來，一面又看街上。好不容易急得到了，跳下車來，就向樓上包廂裏走。心裏可想着，叫是叫了金榮來，包一個包廂的，也不知他來過沒有？若是沒有，三嫂一定先來碰個釘子回去了，我這必得大受教訓。一直走到二號廂後身，四圍一望，並不見自己家裏人，今天這事，總算失了信，呆立了一會，轉身就要走，剛剛便要轉身之時，忽然覺衣襟被人扯住，回頭看時，却是白秀珠。原來自己背對着一號，玉芬就在一號裏，這裏就是他和秀珠，帶着秋香和一個老媽子。所以燕西沒有留神看出來，此時一看到，他也來不及繞道了，就在包廂的格扇上爬了過來。玉芬道：哼！你好人啦，自己說請人，這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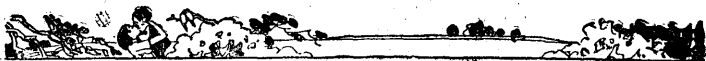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三回

時候才到，要不是我們先到，那裏有座位？燕西笑着，還沒說什麼話，秀珠已到右邊去，將自己的那張椅子，讓與燕西。燕西雖然不願意當着玉芬就和秀珠並坐。但是人家已經讓了位子，若是不坐下，又覺得不給人面子，只好裝成漠不經心的樣子，將長衫下截一掀，很隨便的坐了下去。秀珠將欄杆板上放的茶壺，順手斟了一杯茶，放在燕西面前。燕西一伸手扶着碗，道了一聲謝謝。玉芬笑道：你真不慚愧，今天是你的東，你早就該包了廂，先到這裏來，等着我們。你不來也罷了，也該叫一個人，先買下包廂的票。可是你全不理會，自己還是去玩自己的。這會子戲快完了，你才慢慢的來。來了也不道嫌，就這樣坐下。你以為秀珠妹妹他是倒茶給你喝呢？你要知道，他可是損你。燕西望着秀珠道：是嗎？這一句話正要問出來，秀珠笑着說道：我倒茶是一番好意，可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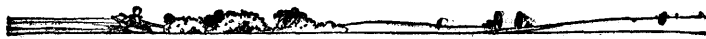


有這種心事，表姐只管怪人，把我的人情也要埋沒了。玉芬道：這樣說，他來遲了，是應該的。秀珠笑道：我並非說是應該的，不過你怪他，可能把我這事合爲一談。玉芬將臉掉過去，望着台上，說道：我不說了，你有兩張嘴，我只一張嘴，怎樣說得贏你？秀珠本來是無心的話，看那樣子，玉芬竟有些着惱，他也只好不說了。就對燕西丟了一個眼色。燕西笑道：我真是該死，總是言不顧行。聽完了戲，我還作個小東道，算是陪罪，你看怎麼樣？說時，斟上一杯茶，雙手遞了過來。玉芬笑道：你這爲什麼？就算是陪罪嗎？燕西笑道：得了！你還惦记着這事作什麼！好戲上場了，聽戲罷。玉芬向台上看時，正是一齣六月雪上場，這完全是唱工戲，玉芬很愛聽的，就不再和燕西討論了。等到探母這齣戲開始，陳玉芳裝着公主上場，燕西情不自禁的，在門簾彩的聲中，夾在裏面鼓着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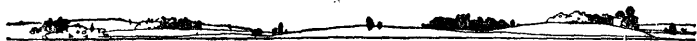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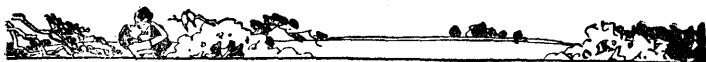
掌，秀珠對燕西撇嘴一笑，又點了點頭。燕西見玉芬看得入神，就把自己西裝袋裏的日記本子鉛筆，抽了出來。用鉛筆在本子上寫道：這人是三哥的朋友，我不能不鼓幾下掌。秀珠接了日記本子，翻過一頁，寫了三個大字，我不信。寫時，燕西微笑，燕西又接過本子來，寫道：這樓下第三排，他有一排座位，是有戲必來的。今天因為玉芬嫂來了，他避嫌不來。你瞧，那第三排不是空着兩個位子嗎？無論如何，有一個位子，一定空到頭的，那就是三哥的位子。這話證明了，你就可以相信我不是說謊話了。秀珠接過來寫道，真的嗎？我問問他？燕西急了，就急出一句話來，道：使不得！燕西一說出來，又覺得冒失，連忙用手一伸，掩了自己的口。但是當他兩人寫的時候，玉芬未嘗不知道，以為他兩人借着一枝鉛筆說情話，倒也不去管他。用眼角稍稍的轉着望望他們。見他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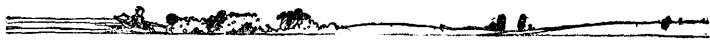
人很注意自己，趁秀珠在寫燕西在看的時候，趁空偷看一下日記本，見着問他二字。接上燕西說了一句使不得，就很令人疑心，因道：「什麼事使不得？」燕西忙中無計，一刻兒說不出所以然來。玉芬見他說不出所以然來，越發用全副的精神，注視着燕西的面孔。燕西搭訕着笑道：「三嫂總以為我認識台上這個陳玉芳呢。其實也不過在酒席場中會過幾面，他送過我一把扇子罷了。」玉芳道：「你這是不打自招，我又沒問你這一些話，你為什麼好好的自己說出來？」燕西還要向下辯，秀珠道：「不說了，聽罷，正好聽的時候，倒討論這種不相干的問題。」玉芬笑道：「你總爲着他，也就不說了。」看完了戲之後，燕西還要作東，請玉芬去吃飯。玉芬道：「我精神疲倦極了，回家去罷。」你要請我，明天再請。燕西道：「既然不要我作東，我就另有地方要去，不送你們回家了。」玉芬道：「你只管和





第三十三回

秀珠妹妹走，我一個人回家。秀珠笑道：你別冤枉人了，我可和七爺沒有什麼約會。燕西笑道：我並不是請他。玉芬道：這可是你兩人自己這樣說的。秀珠別回去了，到我家裏去吃晚飯罷。說畢，牽着秀珠的手，就一路上上了汽車。燕西不住的對秀珠以目示意，叫他對那日記本子保守秘密。秀珠也知道他的意思，微笑着點了頭。玉芬對於他們的行動，都看在眼裏。車子開了，玉芬笑對秀珠道：你和老七新辦一回什麼交涉呢？秀珠道：沒有什麼交涉，不過說笑話罷了。玉芬道：說笑話沒有什麼不能公開的，你爲什麼那樣鬼鬼崇崇呢？秀珠笑道：我們是誠心這樣逗着你好玩。玉芬道：妹妹，你把你姐姐當個傻子呢？你以爲我一點不知道嗎？秀珠笑道：你知道也不要緊，他們捧捧角，不過是逢場作戲，有什麼關係，況且男子捧男子，你又何必去注意？玉芬聽他的口音，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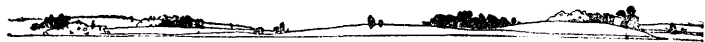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指着燕西說，很奇怪。一想到燕西在早上和自己說話的時候，和鵬振鬼鬼崇崇的情形，似乎這裏面有些問題，靈機一動，於是就跟着他的口氣，望下說道：他們捧男角也好，捧女角也好，我管他作什麼？不過這些唱戲的，他憑什麼要給你當玩物，還不是爲了你幾個錢？所以由此想去，花錢一定是花得很厲害，有錢花，總要花個痛快。像這樣花錢免不了當冤桶，那何苦呢？老七雖也歡喜玩，但是花錢，花在面子上，而且也不浪費。不像我們那位，一死勁兒的當冤桶。秀珠道：三爺這人更機靈了，他肯花冤錢嗎？要說聽戲，倒很有限，天天聽也不過花個二三十塊錢，若是閑着，一打兩百塊一底的牌，兩三個鐘頭，就許花幾百塊錢，這不強的多嗎？玉芬笑道：你可知道，他們這錢是怎樣花法？秀珠一想，我不要往下說了，他是話裏套話，想把這內幕完全揭穿，我告訴



了他，他和鵬振鬧起來，那倒沒有什麼關係，可是燕西知道這話是我說出來的，一定說我多事，那又何必！因笑道：我又沒捧角，我知道他們的錢，是怎樣花的？說到這裏，汽車停住，已經到了金家門口。秀珠笑道：剛是在你府上走的，這會子又到府上來。你們的門房，看見都要笑了。玉芬笑道：我府上，不久就要變成你舍下，遲早是這裏去，這裏來。秀珠聽見玉芬的話，說得很明白，就不肯接着向下說，因道：你回去罷。我要找你們八妹談談。玉芬道：你到我那裏去，叫人把他找來就是了。這會子，你一個人瞎闖，到那裏找他去？秀珠道：我總會找到他的，你就不必管了。一轉過屏門，秀珠向西邊轉，頂頭却碰見了鵬振。鵬振笑道：密斯白回來了。戲很好嗎？秀珠笑道：都不錯，三爺那排位子，今天空了好幾個，爲什麼不去呢？鵬振聽他說，倒吃了一驚。因問道：那裏有我什麼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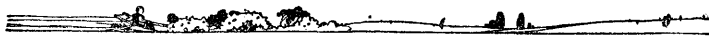
排位子，我不知道。秀珠笑道：我全知道了，三爺還瞞什麼呢？但是這個話，只放在我心裏，我決不會對玉芬姐說的。鵬振穿的是西裝，又不好作揖，就舉起右手的巴掌，比齊額角，行了一個舉手禮。笑道：勞駕！勞駕！其實倒沒有什麼要緊，不過他是碎嘴子，一知道了，他就打破沙罐問到底，真叫人沒法子辦。秀珠笑道：既然是不要緊，那我就對他說罷。鵬振連連搖頭笑道：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那何必呢？秀珠笑道：既然不讓我說，那得請我。鵬振笑道：密斯白好厲害，趁機而入，但是就不爲什麼事，密斯白要我請，我也無不從命的。一面說，一面陪着秀珠走道，一直陪着他到了二姨太太房門外面，眼見他進去了，這才出來。走過一重門，只見聽差李升，手上拿了一張極大的洋式信套。鵬振問道：是我的信嗎？李升道：不是，是一封請帖，沒法送到裏面去。說到這裏笑了一笑。鵬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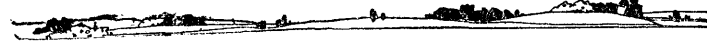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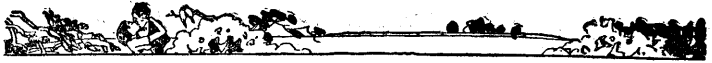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

拿了請柬拆開一看，却是花玉仙的名字，席設劉宅。日子却注的是陰歷八月十五日下午七時。鵬振一個人自言自語的笑道：這老劉倒會開心，自己不出面，用花玉仙來作幌子。因問李升道：什麼時候送來的？李升道：是上午送來的。我一瞧這請柬上的名字，就不敢向裏拿。鵬振道：是劉二爺那邊派人送來的嗎？李升道：另外還有一封請帖，是請七爺的，已經送過去了。鵬振將請柬一疊，便揣在身上，留着和燕西商量。這天晚上，燕西回來了，看見棹上放着一封請柬，便按電鈴叫了金榮進來，問什麼時候送來的。金榮道：這是李升送來的，我不知道。燕西道：不止這一封帖子送到我們家裏吧？他不能連三爺不請，就請了我。說到這裏，鵬振在外面接着說道：別嚷別嚷。一面說着，推進門來，燕西道：真也是別致。分明是老劉請客，怎樣叫花玉仙出名。這傢伙是怕我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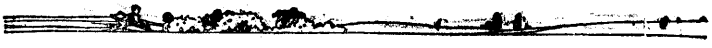
不到，所以鬧這個花頭。鵬振道：我想他不敢。他冤了我們到他家裏去，連節都過不成。我們包能放過他？燕西道：我們還是真按着時刻去嗎？我想總得在家裏敷衍一陣子。大哥回來不回來，那是沒準。二哥呢，又剛和二嫂鬧彘扭，我們兩人要再不在家，那還像個樣子？鵬振道：若是由家裏吃了飯再去，那就有九十點鐘了，豈不把老劉請的客等煞。燕西道：我們就先通知他，預備點心讓客先吃，也就不要緊了。鵬振道：我也不知他請的是些什麼客，這話不大好說。回頭客都到齊了，專候我們兩人去，人家非罵我們擺架子不可，最好還是我們早些去的是。燕西道：去是去，可是花玉仙要向我們敲起竹槓來，那算你的，我可不過問。鵬振笑道：你就說得那樣不開眼，共總和你見過幾回面，何至和你開口要什麼，況且在我當面，他決不會和你要什麼的，你放心罷。一談





第三十三回

到花玉仙，鵬振就足足的誇了一頓好處，捨不得走。一會子廚子提着提盒，送了飯來，一碗一碗，向臨窗一張桌上放下。鵬振看時，一碗炒三仁，乃是栗子蓮子胡桃仁，一碗清炖雲腿，一碟冷拌鮑魚和龍鬚菜，一碟糟鷄。鵬振笑道：「很清爽。」金榮正抽了一雙牙筷，用白手巾擦畢，要向桌上放。因對鵬振笑道：「三爺嚙一筷子。」鵬振果然接了筷子，夾了一片鮑魚吃了。因對廚子道：「還添兩樣菜，我也就在這裏吃。」廚子道：「三爺的飯已經送到裏院子裏去了。」鵬振放下筷子，偏着頭問廚子道：「你是老板，還是夥計？」廚子知道要碰釘子，不敢作聲。鵬振道：「我不是白吃你的，叫你開來，你就開來。裏面開了飯，我不願吃，給你們省下，還不好嗎？」人家說，開飯店不怕大肚漢，我看你這樣子，倒有些不同。燕西笑道：「嘿！同他說上這些做什麼？你要什麼菜，叫金榮去說罷。」金榮道：「三爺要吃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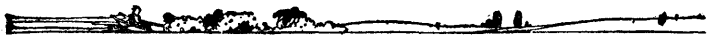


麼？鵬振道：「不管什麼都成，只要快就好。你不瞧我在這裏等着吃嗎？金榮放好碗碟，笑着去了。不一會兒，他竟捧着托盤托了一碗燒蹄膀，一盤燒鴨來。另外又是一大盤鷄心饅頭。鵬振笑道：「你倒很知道我的脾氣。不過這一次猜錯了，我是看見清爽的菜，就想吃清爽的東西。金榮道：「要不，拿了換去。說話時，鵬振早擷着一個饅頭，蘸着腿膀的濃汁，吃了一口。因用饅頭指着燕西道：「很好，你不吃一個。燕西道：「罷了。我怕這油膩。於是用筷子夾了一片燒鴨，在口裏咀嚼着。笑道：「這燒鴨很好，是咱們廚子自己弄的嗎？」金榮道：「還熱着呢，自然是家裏作的。燕西道：「你對他說，明天給我燒一隻大的，切得好好的，蔥片兒甜醬，都預備好了。另外給烙四十張薄餅。鵬振道：「你又打算請誰，一隻大鴨，還添四十張餅，這不是一兩個人吃得完的。燕西道：「不是請客，我送人。鵬振道：「巴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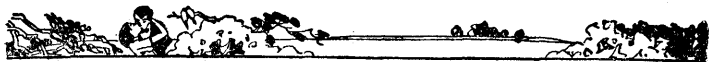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三回

的送人一隻鴨子，那算什麼意思？燕西道：原是極熟的人，不要緊的。鵬振道：極熟的人是誰呢？燕西見他手上拿了半片饅頭，只伸在桌子上蘸着，眼睛可望着人出神。燕西笑道：這有什麼注意的價值，緊管思索作什麼？你瞧把桌上的油汁都蘸乾了。鵬振笑着把饅頭扔了，說道：我猜着了，反正不是送男友。沒有那個男朋友，有這種資格，可以受你的禮。燕西道：管他是不是，這是極小的事，別問了。鵬振覺得這事心裏很明白，燕西不說，也是公開的秘密，就不必多談了。吃過飯，談了一陣子，走回院子去，只見秀珠和玉芬，站在院子裏閒談。因道：密斯白，剛才不是找梅麗去了嗎？秀珠道：我在那裏閒談了許久，玉芬姐找我吃飯來了。我們等好久不見你來。後來聽說，和七爺在外面吃了，所以我們就沒有再等。鵬振笑道：我看見老七那邊開的菜不錯，所以我就順便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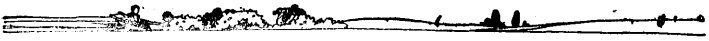


那裏吃了。密斯白，我報告你一個消息，明天你有烤鴨吃。秀珠笑道：誰請我吃烤鴨，我猜不到。大概是三爺請我吧？玉芬道：他呀！沒有那樣大方。他不求人，是一毛不拔的。鵬振笑道：憑你這樣一說，我這人還算人嗎？這可不是我誇口，在兩個鐘頭以前，遇到密斯白，我曾許了請他，這不會是假話吧？我總不能當面撒謊。玉芬道：請人吃一隻烤鴨子，也是極小的事，值得這樣誇嘴。鵬振道：你又猜錯了。這並不是我請密斯白，另外有人請他。這個人也就無須我說了。玉芬笑道：老七也是小孩子脾氣，無事端端，送人一隻烤鴨子吃作什麼？鵬振道：我也是這樣說。因為我在那裏，廚子另外送一碟烤鴨子來。老七嘗了一塊，說是不錯，他就想起來，要送密斯白鴨子吃了。玉芬對秀珠笑道：嘿！老七待你，真是不錯，無論有什麼，也不會忘了你。秀珠聽了這話，心裏雖痛快，臉上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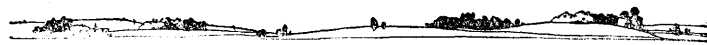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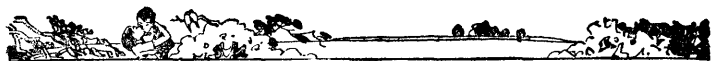
竟有些不好意思。便道：這是三爺開玩笑的，你也信以爲真嗎？鵬振道：又不是什麼重禮，我撒謊作什麼？你不信，就可以問問老七去。玉芬笑道：我沒有聽見說先問人送禮不送禮的。你以爲秀珠妹妹沒有吃過烤鴨子，等着要吃嗎？這一說大家又都笑了。秀珠倒信以爲實，只當燕西真要送他的烤鴨，當晚很高興的回家，次日上午，就等着烤鴨吃，一直到一點鐘，烤鴨還沒送到。秀珠心想，早上本來趕不及，一定是晚上送來，這且出去玩，到了那時，再回來吃晚飯。但是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依然不見烤鴨。他心裏就很疑惑不是鵬振撒謊，就是燕西把這事忘了，燕西本來是有頭無尾的人，倒也就算了，不去惦記這件事。中秋這一天，秀珠到金家來玩，正在走廊上走的時候，前面似乎有個像廚子的人，和聽差的說話。他道：前天給七爺送烤鴨出去的那一套傢伙，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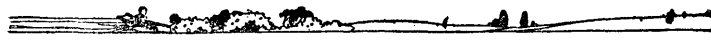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拿回來，勞駕，大哥給我們取了回來罷，我們又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，日子一久，也許就丟了。秀珠聽了這話，分明燕西叫廚子烤了鴨，不過沒有送給自己罷了，當時心裏就感到一陣不舒服。因借着緣故，走到燕西書房裏去。恰好燕西在家，自然週旋一陣。秀珠道：這幾天身子倦得很，不願出門。可是在家裏又怪悶的，你有什麼好小說沒有？借兩本給我看看。燕西笑道：你也有借書看的日子，這是難得的，有有有！於是在書廚裏找了幾部白話言情小說，一齊交給秀珠。秀珠將書疊好，夾在脇下，就有要走的樣子。燕西笑道：真是用功起來嗎？坐也不坐一會兒，就要走。秀珠道：倒不是我用功，我怕在這裏打攪了你。燕西笑道：打攪我什麼，我不做事，又不讀書。秀珠笑道：你留我在這裏坐，可是我饞得很，你得給些東西我吃。燕西道：那不是容易事。你要吃什麼？我馬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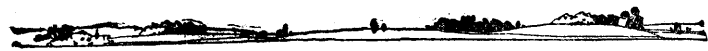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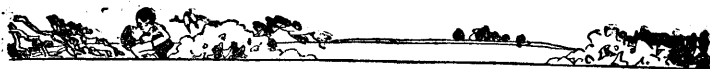
上叫人買去。秀珠微微一笑說道：我要吃烤鴨。燕西突然聽了這話，臉上一紅，但是依然佯作不知。也笑道：好端端的，怎麼要吃烤鴨呢？秀珠道：好端端的不能吃。爲什麼你倒好端端的送人？燕西道：我送了誰的烤鴨？秀珠道：你能說我這是冤枉你的話嗎？燕西道：你真是有耳報神。是我前天叫廚子烤了一隻鴨子，送給詩社裏幾個朋友，你怎樣知道？秀珠將嘴一撇道：你別信口開河了。那個作詩的朋友你那樣看得起？還送烤鴨給他吃。燕西笑道：據你說，是送給誰吃了呢？秀珠道：你作的事，我那裏會知道？但是論起你向昔爲人，是不會對男朋友這樣客氣的。燕西笑道：就算是送給女朋友，但是你指不出人來，也不能加我的什麼罪。秀珠把頭一擺，擺得耳朵上墜的兩隻長絲懸的玉環，搖搖蕩蕩，只打着衣領。秀珠還沒有開口，燕西道：怪不得現在又時興長環子，





果然能增加女子一種美態。秀珠將身子一扭，說道：「今天不是節下，我要說出好話來了。說畢，他已走去。燕西心想，這一隻烤鴨，只有老三知道。但是我也沒有告訴他送誰，秀珠怎樣會知道？老三真是多事，這話何必告訴他。但是這一天，燕西正急於赴劉家的席，晚上好樂一樂，秀珠雖然不大快活，這時候也來不及過問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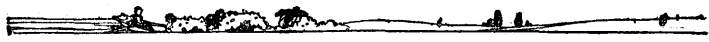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紈袴聚豪家滅燈醉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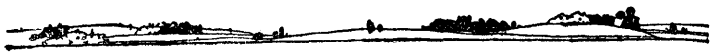
豔姬伴夜宴和索當歌

剛到下午六點鐘，廚子被燕西催促不過，就在飯廳上，擺下席面。鳳舉因爲要在父母面前敷衍敷衍，所以一到了時候，也就來了。鶴蓀今天早約好了幾個人，在戲園裏包了一個廂，吃完飯，就要聽戲去了。鳳舉呢，另外有個小公館，正心掛念着那位新如夫人一個人過節，未免孤寂，今天家宴這樣早，正合心意。所以在宴會之時，大家都沒有什麼提議，只隨便說笑而已。梅麗道：七哥，你帶我聽戲去吧？燕西道：今天晚上，十家有九家是嫦娥奔月那種戲，像那種戲你還沒有看膩嗎？梅麗道：那末，咱們瞧電影去。燕西道：不成吧？時候來不及了。梅麗道：現在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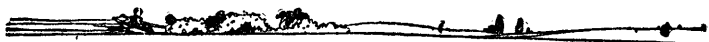
過七點多鐘，怎樣來不及？燕西指着鳳舉道：你找大哥去吧？他下午就說了，今晚上去看電影呢。鳳舉笑道：你信口胡說。我什麼時候說了，今晚上看電影？金太太道：你們就請他瞧一回電影，也不算什麼。我看你們這樣三推四阻的。劉守華就笑說道：我來請請客罷。要去的，可以隨便加入。鳳舉見劉守華解了危，如遇了大赦一般，非常歡喜。席散之後，大家就偷偷的走開，鵬振早溜到燕西屋子裏等候。燕西來了，笑道：我們走吧？現在已經八點多了。鵬振道：路又不多，我們走去罷，省得打草驚蛇。燕西道：那自然，最好我先去，你後來，別一塊兒走。鵬振笑道：這是做賊心虛，難道還不許我們一塊兒走路嗎？於是兩人戴了帽子，一聲不響，就走出大門來。這個請客的劉老二，是金銓手下一個親信的人，名叫寶善。原來是一個寒士，經金銓一手提拔，現在也有七八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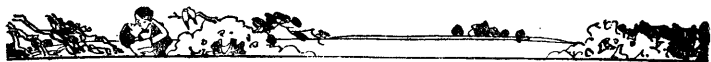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的家產。他就在金家住宅烏衣巷外賃了一幢房子住，現在稅務署當了一個閑差，每日只到衙一二小時，其餘便在家裏閑坐，另外和金銓辦點小信札，他因常在金宅來往，和一班哥兒們混得極熟，感情也極好。哥兒們有什麼不公開的聚會，都假座劉家辦理。這劉家的房子，是很精巧的，他又用了幾個好聽差的，兩個好廚子，伺候賓客，容易讓人滿意。這次花玉仙請客，原是他的主使，當然在他家裏。所請的客，除了鵬振的弟兄二人外，還有玉芬的兄弟王幼春，鳳舉兄弟的好友趙孟元，李瘦鶴，燕西的同學孔學尼，孟繼祖。鵬振一進大門，大家譁然大笑一陣。王幼春先笑道：我猜你們還有一個鐘頭才能來呢。不料這就來了，真是難得。原來王幼春是鵬振的小舅子，但是在外遊玩，頗能合作，他在玉芬面前，不但保守秘密，而且極端說鵬振的好話，所以鵬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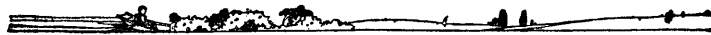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外面捧戲子或者逛胡同，對幼春是絲毫不隱瞞的，況且同遊的人，彼此消息相通，也無可隱瞞。鵬振笑道：「今天我們是特別的講交情。設法把家裏這一餐飯提前了兩個鐘頭。玉仙呢？劉寶善道：他因為肚子痛，臨時請假，打算請一個人作代表。鵬振笑道：就憑你？劉寶善道：別忙，我的話，還沒有說完呢。他的意思，是想王金玉來和他當代表，偏是金玉也推說身體不大舒服，不肯來，據我看，他兩人都沒有什麼大病，另外有層緣故不能來。鵬振道：有什麼緣故？劉寶善道：玉仙不是肚子疼嗎？我想不是痛，那是要添小孩了。鵬振見他說這句話，只夾眼睛，嗓子又特別提高，已然會意。因道：金玉不來，也是在家裏要添小孩嗎？劉寶善道：大概是吧？你們猜猜，這兩個小孩要出了世，應該姓什麼？孟繼祖道：姓什麼，自然姓金啦。這一句話剛說完，右邊一列繡屏一動，早有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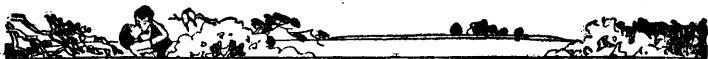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個長衣翩翩的妙齡女郎鑽了出來。一個正是花玉仙，一個正是金玉，花玉仙指着孟繼祖道：該罰多少？孟繼祖笑道：爲什麼要罰我哩？花玉仙道：你都說的是些什麼話，還不該罰嗎？孟繼祖道：就算我說錯了，可是這話，也不是我一個說的。花玉仙回轉身來，對劉寶善揚着眼皮，鼓着小腮幫子，說道：哼！劉二爺也得罰。劉寶善偏着頭，對花玉仙臉上望着，笑道：花老板，真要罰我嗎？可別讓我說出好的來。花玉仙道：你儘管挑好的說，怕什麼。劉寶善笑道：得了得了！這話還不是一說就了，只管提他幹什麼？花玉仙拉着他的衣袖，不住的將脚跳着，說道：你說你說，非說不成。鵬振皺眉道：得了。大家斯斯文文的談一會子罷，別鬧的太厲害了。花玉仙道：是誰先鬧起來呢？這會子，倒來說我。鵬振牽着他的手，拉着一張沙發椅上坐下，又用手拍一拍這一邊，對王玉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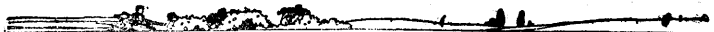


道：你也坐下。王金玉和鵬振一點頭，笑道：千千歲，謝坐。也隨身挨着鵬振坐下。王幼春在椅子上跳了起來，說道：這是什麼話，都陪着他一個人。金玉，咱們倆要好要好，成不成？王金玉笑道：要好就要好，要什麼緊？說着話，馬上就坐到王幼春一處來。孔學尼搖搖頭道：好處盡在你哥兒們身上，別人就沒有分了。花玉仙道：我們統共兩個人，你們這個要沾一點香味，那個也要沾一點香味，那怎麼辦，把我倆割開來罷。這話可又說回來了，我是和三爺感情好一點，我得多陪着他一點。說時，眼睛斜視着鵬振，笑道：三爺，你說怎麼樣？鵬振笑道：別敞開來說了。這裏有好幾個寡漢頭子，你越逗他們，他們越着急。孟繼祖道：着急什麼？三哥沒來的時候，我們先就要好了一會子了。說時，一抬肩膀，舌頭又一伸。花玉仙又跳了起來，要抓孟繼祖，孟繼祖一閃，閃在孔學尼身後。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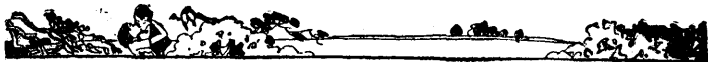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學尼是個近視眼，一隻手按着眼鏡，一隻手連連搖道：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孔學尼越說使不得，孟繼祖蹲着身子，藏在他身後，兩隻手按着孔學尼兩隻胳膊，越是左閃右躲，弄得孔學尼像不倒翁般，恨不得要倒下去，急了口裏只說曖呀。燕西走上前，將花玉仙扯到一邊，笑道：我來解個圍。花玉仙笑道：別拉拉扯扯的。燕西笑道：你也要講什麼男女授受不親嗎？花玉仙笑道：我倒是不在乎。咱們太要好了，在座許多人，又要說閑話的。劉寶善道：大家別鬧，讓我來想個調和的法子。老趙熟人很多，不能再請兩位來，大家湊一個熱鬧。趙孟元道：熟人是有的，可是今天晚上，大家都有戲，不容易把人家請來。王金玉對趙孟元道：有是有，可是沒有什麼交情，不知道人家來不來？趙孟元道：沒有交情要什麼緊？這一次認識了，下次就是交情，別的不說，若是打入圈牌，你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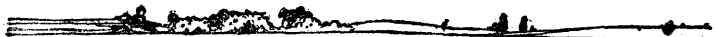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爺能負這個責任。金玉道：趙大爺不許願則已，若是許願，漂過你們沒有？花玉仙從中對趙孟元伸出一個大拇指，笑道：不含糊！趙孟元道：既知道不含糊，就把你們介紹的兩位人說出來罷。王金玉道：一個是黃四如，一個是白蓮花，都是唱衫子的。燕西笑道：反正是小姑娘，唱鬍子的唱黑頭的也不要緊。花玉仙道：要不，我把劉金魁也叫來，他的黑頭，唱的不錯。鵬振搖頭笑道：呵叻！罷了！他那副尊容，又大又粗，又是黑麻子。花玉仙道：七爺不是說，只要是小姑娘，唱黑頭的也歡迎嗎？燕西笑道：別再耽誤了，要請客趕早去請。若是還延遲時刻，我們要等到半夜吃飯了。王金玉道：用不着再去請，讓花大姐打一個電話去，他就來了。王幼春笑道：嘿！好響亮的名字，這花大姐三個字，多麼好聽啦。花大姐，您快打電話罷。這花玉仙認識幾個字，也會看紅樓夢。聽了王幼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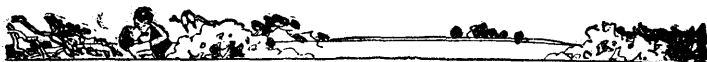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這樣說，是學紅樓夢叫襲人的口吻，是有意討便宜。便道：王二爺是最調皮的人，說什麼話也不肯放鬆人一步。我總算怕了你了。王幼春笑道：我又不吃人，你怕我作什麼？花玉仙道：你不吃人，你比吃人還很呢。燕西道：別說了，你們二人鬧着唱上梅龍鎮了，有完沒有，再要鬧下去，就天亮回家了。花玉仙道：就是這樣說，我去打電話。電話在白蓮花家裏，黃四如是他們街坊，一叫就來了。可是有一層，他們若是肯來，要借那一位的汽車用一用。這句話剛說完，鵬振和王幼春李瘦鶴孔學尼劉寶善五個人同聲答應一句有。趙孟元道：我們沒有汽車的人，答應不上這個有字，多們寒憎。孟三爺我們發一個很心，也去買一輛破貨來裝裝面子罷。燕西道：要汽車，有許多人答應算什麼？必得……花玉仙早用個指頭，塞住耳朵，自打電話去了。打了電話回來，果然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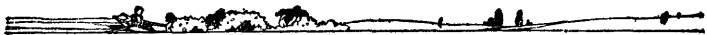


位客都算答應來。還是劉寶善算半個主人翁，把自己的汽車去接。果然很快，不到三十分鐘，就把白蓮花黃四如接到，花玉仙就給他兩人一一介紹。黃四如的臉子，雖不算十分的漂亮，但是他在台上唱起戲來，聲音非常清脆。而且唱玩笑戲的時候，傳神阿堵，却是膩媚動人。他雖然不認得在座的人，却都認識得他，花玉仙一介紹之下，他就對燕西笑道：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。燕西笑道：當然會過。而且會過多次，不過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罷了。王幼春笑道：了不得，你們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都會認識起來，你們彼此注意的程度，也就可觀了。鵬振笑道：幼春說話，實在不客氣。大家還是初次見面的朋友，你怎樣就開起玩笑？黃四如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向來就在台上和人開玩笑的。王幼春道：好！老黃是真開通。這種人，和我就很對勁。黃四如在這裏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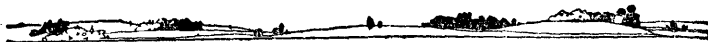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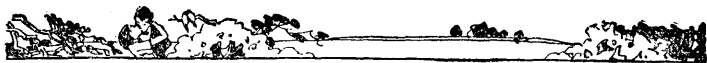
便說笑，那個白蓮花，却是携着花玉仙的手，默默坐在一邊。他也不過一十七八歲的光景，穿一件寶藍印度綢的夾旗袍，沿身滾白色絲辮。他不像別個坤伶，並沒有戴那種闊邊的博士帽。他也沒有剪髮，挽了一個辮子蝴蝶髻，耳朵上墜着兩片翡翠秋葉環子，很有楚楚依人的樣子。燕西看着，就說道：白老板，怎麼沒有搭班？花玉仙笑道：七爺，你說錯了，我這大妹子，雖叫白蓮花，他可是姓李。燕西笑道：哎呀！我失言了。白蓮花抿嘴一笑道：沒關係。姓什麼都成。說這話時，聽差來報告，要就要就開席？李瘦鶴笑道：我是沒吃飯來的，喉嚨裏恨不得伸出手來，還等嗎？大家笑了一聲，就到客廳外，西邊走廊下，一個小客廳裏來。這個時候，正中放了圓棹，杯筷和冷葷，均已擺好。大家虛讓了一會，究竟讓鵬振坐在上面，劉寶善對花玉仙道：你也坐上去。花玉仙笑道：劉二爺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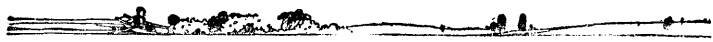
怎麼啦？你是連誰下的請客帖子都忘了。他這句話一題，倒讓劉寶善無什麼話可說，燕西却不作聲，在左邊坐下，上手是黃四如，下手却是白蓮花。劉寶善故意笑道：七哥怎樣不上坐？燕西道：上面兩個位子就讓我兄弟倆坐嗎？沒有這個道理吧？其餘的人，却也沒有留意什麼，因此大家就坐下。鵬振坐在上面，正望着院子裏，只見一輪金盤浩月，正由院子裏槐樹頂上，簇湧上來，月亮下邊，微微的拖着幾片稀薄的金色雲彩，越映得月色光華燦爛。鵬振一看電燈機紐，就在身後牆上。走出去，把走廊上的電燈先滅了。復回座來又把屋子裏電燈也滅了。在座的人，先是覺得眼前一黑。回頭又覺一陣清光，顯在眼前，大家才明白鵬振的意思，是要賞月。孔學尼用筷子敲了棹子，說了一聲有趣。劉寶善道：有趣是有趣。這樣黑朦朦的，廚子上菜，也沒有法兒上。燕西道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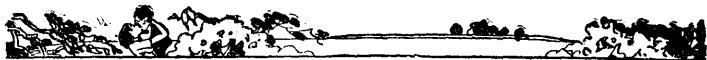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有這大的月亮照着，還不成嗎？無論如何，不會把菜塞進鼻子去。你只曉得上京華飯店去跳舞，那就是趣事。劉寶善笑道：七哥，你別說那個話，論起上飯店喝洋酒看洋婆子跳舞，我不會比你多吧？李瘦鶴道：你們開雄辯會罷。我餓了，可是等不及了。說時，拿起筷子，已吃將起來。這一開端，大家把談鋒壓下去了。好在這月亮實在是大，所以在月亮下倒也吃喝如常，不嫌黑暗，吃過幾碗菜之後，大家酒興上來。鵬振道：今天晚上咱們得盡量的樂一樂。因是執着花玉仙的手道：你先來一段，好不好？花玉仙笑道：我們自然要獻醜的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咱們共是四個人，回頭咱們共來一段四五花洞。一言方畢，好聲巴掌聲，震天也是的響了一陣。孟繼祖讓大家叫完了好，還獨自叫了幾句好。王玉道：怎麼算上我一個啦？我是唱小生的，怎麼唱起衫子來。燕西道：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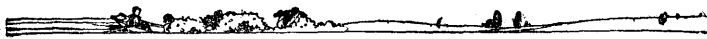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咱們是大家找個樂兒，誰也不能拿嬌。要拿嬌可就不夠朋友了。王金玉笑道：並不是拿嬌，這個五花洞是大家比嗓子的玩意兒，論起這個，我真比不上人。鵬振道：這麼辦罷，你和玉仙一對兒。你唱到中間要歇伙兒，有玉仙唱着，也就帶過去了。花玉仙道：你信他胡說，他正打算改唱衫子呢，怎麼，嗓子不好？劉寶善趁他們說話，把鼓板胡琴，全搬出來了。因將胡琴隔了棹子，向鵬振這邊一伸，笑道：三爺勞你駕。左手夾着檀板一閃手，拍的打了一下，笑道：這個就交給我了。準沒有錯。孟繼祖道：有四胡子沒有，我也別閑着，湊上一個。劉寶善道：有，我那裏還有一把月琴，讓老李也湊上一個。咱們來個男女合演，大雜和菜。李瘦鶴笑道：你自己掌鼓板，你不怕鬧出笑話來嗎？花玉仙笑道：大家湊合罷，這又不是台上，大家鬧着玩，認什麼真呢。鵬振將座位挪了一挪，調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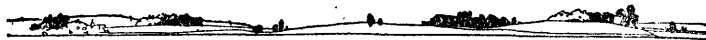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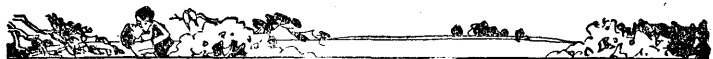
一調絃子，於是先拉了一個小過門，笑道：胡琴很好。花玉仙道：不是胡琴很好，是拉胡琴的拉得好罷？依着燕西馬上就要唱起來。王幼春道：你哥兒倆，吃飽了喝足了來着，就不問別人了，這兒男男女女一棹子，大概都還沒有吃呢。因回頭對站在一邊的聽差道：上菜罷。吃完了，你們也落個聽。這樣的好義務戲，你們能碰着幾回？聽差的聽說，也笑起來。於是重新亮起電燈，忙着上菜。吃到上了甜菜，大家就打着拉着唱將起來。花玉仙黃四如，去真金蓮，白蓮花王金玉去假金蓮。這白蓮花格外要好，唱得字正腔圓。燕西先是兩頭叫好，後來就按下真金蓮，專叫假金蓮的好，戲唱完了，聽差的打上手巾把，送上茶來，送到白蓮花的茶，燕西一笑，接着遞了過去。大家隨便吃了一些東西，花玉仙四人，又唱了一段，白蓮花大賣力，唱了一大段祭江。那反二簧的調子，本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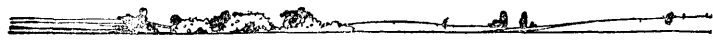
就清怨動人，白蓮花更唱得抑揚婉轉，十分好聽。燕西讓他唱完了，鼓着掌道：好極了，好極了！孔學尼取下近視眼鏡，將手絹擦了一擦，然後戴上，望着白蓮花笑了一笑道：李老板，你可知道這六個字大有講究。好不算奇，好極了，也不算奇，好極了，之上再好極了，那才算奇呢。白蓮花笑道：我想七爺也是隨便說着玩罷了，不能還有那些講究。王幼春笑道：李老板，你知道我是老幾？白蓮花搖搖頭道：我說不上。王幼春笑道：真邪門兒，燕西老七，你偏知道。七爺長七爺短，好像是很熟的朋友似的？怎麼到我就說不上？白蓮花笑道：喲！這可讓您挑上眼了，大家都叫老七，我也跟着叫七爺。我可沒聽見人家叫您什麼。我知道怎樣叫法呢？王幼春笑道：你說的是，反正不能沒有理。燕西笑道：老三今天在？家裏多喝了兩鍾吧？老和人擡槓子，是怎麼一回事？王幼春笑道：老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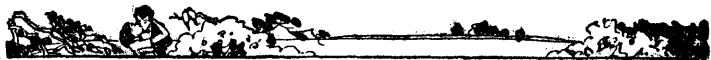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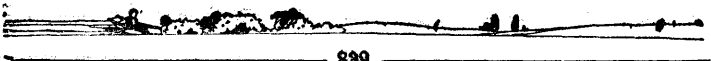
說一句，我瞧你們交情那樣好，偏是我不成，我是有一點兒吃飛醋。燕西站起來，拉着黃四如的手，把他拉到王幼春面前，黃四如把手絹握住嘴，笑得身子只向後仰，說道：這是幹什麼？燕西道：老三，這位黃老板，是我最佩服不過的一個人，我現在特別介紹你和他爲朋友，你看好不好？再不能說我不講交情了吧？王幼春心裏可在罵道：老七挺不是東西，把一個幽嫻貞靜的白蓮花，自己留着，就把黃四如這騷貨介紹給我。可是碍住面子，又不能當面拒絕。笑道：我早認識了，何須乎要你做這道手續。黃四如笑道：你不是？老爺是成心開玩笑呢。燕西道：不通認識那沒有什麼，必得特別介紹一下子，讓二位格外熟識些。來！拉一拉手。於是左手牽住黃四如的手，右手牽住王幼春的手，將他二人的手，合在一處，笑道：以後是好朋友了。別爲了要豆子吃打吵子。在座



的人看見這樣子，樂得湊趣，都對他二人叫好，王幼春對黃四如笑道：你看見沒有，他們瞎起轟，拿我們開味。黃四如隨身就在王幼春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，笑道：咱們正堂堂交朋友，怕什麼，越是害臊，人家越起轟了。劉寶善伸了一個大拇指道：不錯，到底是黃老板大方。大家一起轟，王幼春倒真像和黃四如發生了什麼關係似的，老在一處坐着。燕西和白蓮花二人，却是不同，大家下了席，他們却在一張沙發椅上從從容容的細談。燕西道：剛才有一句話，我們還沒有說完。我不是問你爲什麼沒有搭班子嗎？白蓮花道：在北京唱戲，沒有人捧，是站不住腳的。說時，用手去摸髮髻，飄了燕西一眼。燕西笑道：不過我的力量有限，你若能出台的話，我願助你一臂之力。白蓮花在衣底下，將手握著燕西的手，眼珠斜視着，微笑道：這話是真的嗎？燕西被他一握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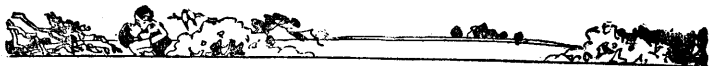


笑，心都蕩漾起來了。笑道：怎麼不是真話？我憑什麼把話來冤你呢？白蓮花道：大概在第二個禮拜，我就要出台，不知道七爺是怎樣幫我的忙？燕西道：登廣告，定包廂，紮電燈牌坊，都可以，你愛怎樣吧？白蓮花微笑道：我愛怎樣辦呢？依我的意思，巴不得全都辦到。燕西道：全都辦到也可以，你得請請我。他們二人說話，在座人的眼光，都射在他二人身上。白蓮花因就接着說道：在座的人我全請，可就是怕不賞面子，不肯到呢。劉寶善笑道：是外江來的人，究竟不錯。你看李老板，真是眉動眼睛空，見話說話，說出來的話，自然全場都照應到了。白蓮花笑道：這是什麼話，我不懂。劉寶善笑道：反正不是說你壞話，你懂不懂，沒有關係。燕西道：我們規規矩矩說一句，這位李老板出台，你得幫一點忙。劉寶善笑道：那還成什麼問題呢？有你金七爺出面子，這一點小事，還怕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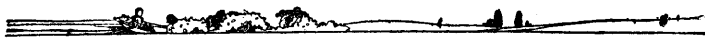
不了嗎？燕西道：牡丹花兒雖好，也要綠葉兒扶持，我一人就是出面子，也得諸位幫忙。譬如我包一個廂，我一人可以坐着，我若包兩個廂呢？還能分開身子來坐嗎？劉寶善笑道：只要有七爺花錢，這還愁什麼？要多少人幫忙，我相信都有。白蓮花笑道：不敢說請那位幫忙，大家賞面子罷。孔學尼點頭道：不說別的什麼，就憑你這幾句話，我們就得去，何況我們和七爺又是好兄好弟呢？劉寶善笑道：你聽着，這事可不成問題了，你就預備請我們罷，我們張着嘴等。大家說笑一陣，時已夜深，燕西拉着白蓮花回到院子中間來看月亮。只見月輪已在槐樹梢西邊，青天隱隱，一點雲彩也沒有。月輪之外，加上一道月暈，猶如一個五彩綢子紮的大圈圈一樣，月亮本來很亮，被這五彩月暈一襯托，只覺光耀奪目。連叫了幾聲好。大家一聽，也都擁到了院子裏看，燕西道：可惜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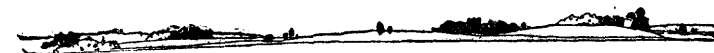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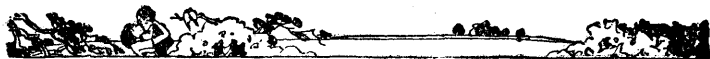
這院子太小，又沒有水，不然，這月色比月亮還要好看。孟繼祖笑道：「七哥的書，大有進步了，這樣吐屬不凡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」燕西笑道：「這就叫士別三日，括目相看了。」劉寶善道：「彷彿聽見說，七爺現在交了一個很有學問的女朋友，大概現在學問進步，都是由那位女先生教的了。」燕西聽了只是微笑，但是心裏倒想起了一件事。今天晚上，清秋一個人在家裏看月亮，是異常冷靜，無論如何，今天晚上，我應該去看他一下才好。不過到了這時，夜已深了，就是去找他，他也睡了，明天晚上的月亮，一定還不錯，明天再去找他罷，但是今天晚上並沒有打一個照面去，恐怕是要見怪的。想到這裏，不覺無精打彩，心裏一不高興，敷衍了白蓮花幾句，便對鵬振道：「我們都出來了，似乎要先讓兩個人回家才好，我先回去罷。」鵬振也覺兄弟們全在外邊，有些不妥，也贊成他





這話，他就借了這個機會，先回家去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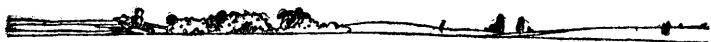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佳節動襟懷補遊郊外

秋光撲眉宇更入山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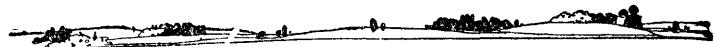
佈

鬧了半夜，身子實在疲倦了，回家一餐飽睡，睡到次日十二點，方才醒過來，胡亂吃了一餐早飯，便到落花胡同來，站在冷家院子裏就先嚷道：還有月餅沒有？趕着吃月餅的來了。冷太太笑着迎了出來說道：有有，昨天我們就等你來吃月餅，等了半晚也不見來，我猜大概是聽戲去了。燕西道：可不是聽戲去了，而且還是我作東呢。一邊說着，一邊走進房來。清秋一隻手掀了門簾子，一隻手撫着頭髮笑道：早哇！燕西笑道：現在雖然有一點多鐘，但是我剛剛起床不多大一會兒。清秋道：昨天晚上，大概是樂了一晚上，所以今天早上起不來。燕西道：本來聽





戲回來，就不早了，回來之後，接上家裏人又拉着賞月，直到兩三點鐘才睡。清秋道：昨天晚上的月亮實在不錯，真讓我看了捨不得睡。燕西笑道：據我猜，今天晚上的月亮也不會錯。清秋笑道：我只聽說八月十五賞月，沒有聽說八月十六賞月的。今晚的月亮，縱然不錯，也過了時候，有什麼意味？燕西道：反正只要月色好就是了，管他是那一天呢？說話時冷太太進屋子料理果品去了。清秋笑道：你極力說今天晚上的月色好，那是什麼意思？燕西笑道：你還問什麼？你早知道了，還不是我來請你賞月。清秋道：昨天你不請我賞月，今天却來賞這一輪殘月，我不幹。燕西道：昨天白天，我來和你拜節的，你又出去了，晚上想來呢，偏是又走不開。今天晚上，我請你公園裏月亮下走走，你去不去？正說這話，冷太太恰好出來了，清秋不好怎樣答覆，冷太太也就沒有作聲。韓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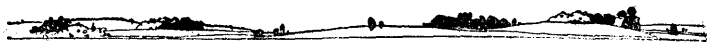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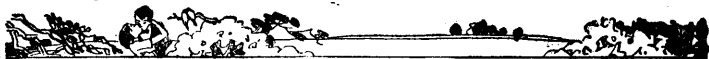
媽忙着，早擺下好幾碟子果品。清秋笑道：這是俗套，要說請，那就俗上加俗。聽你便，你愛吃什麼，就吃什麼罷。燕西笑道：我是不客氣，但是主不請，客不飲，說着，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茶。清秋笑道：你還說主不請，客不飲嗎？話沒說完，先就飲上了。燕西一想，也笑起來。冷太太捧了一管水煙袋，在旁邊一張椅上，斜着坐了，他見燕西笑容滿面的在那裏吃糖炒胡桃仁。清秋站着在小屏風下，也含着微微的笑容。冷太太慢抽着水煙，眼看這一對少年，真是一雙璧人，讓他們婚姻成就，也是平生心願。本來呢，上次他們五小姐來了，這婚事就有進行的機會，偏是清秋舅父一到天津去了，這邊衙門裏倒教他在那裏辦事，老不能回來，這婚事也就無人好出面來提了。燕西見冷太太滿面笑容，只對自己看着，倒不好意思起來。因笑道：我就歡喜吃花生仁胡桃仁這些東西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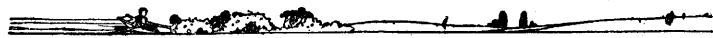
伯母看我吃得太多嗎？冷太太笑道：這是我們家裏炒的，有的是，你吃罷。燕西笑着對清秋道：很好吃。再送我一點，讓我帶回去吃罷。清秋聽說，轉身就要進房去拿。燕西道：不忙，我今天不回家了，就在隔壁住着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，打算搬家，要接住這房子。我趕緊收拾東西，騰出房子來。我今天要把這些小件古董先收拾起來，明後天就要來搬笨重傢具了。清秋聽了這話，心裏倒覺得有一樁什麼心事似的。因問道：是真嗎？上半年，你們如火如荼，弄得非常熱鬧。現不到幾個月就這樣冰銷瓦解，真是虎頭蛇尾。燕西道：我不是早說了嗎？家父早就要我搬回去。我只敷衍故事，一面在家裏鋪張，一面仍舊保存這裏的屋子。我也聽了金榮的話，把厨子聽差全都撤銷了，這裏只用兩個人看守房子。不料這樣一來，更不方便，要一杯茶水，都極費事。所以我想有朋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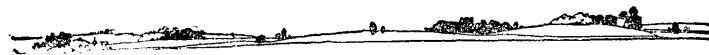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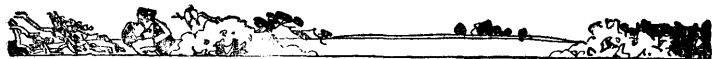
來接着住也很好。他家裏人口並不多，可以騰出一部分屋子來。我們一些朋友，若是還願意把詩社辦下去，依舊可以不搬家，費用一層，那就省得多了。清秋微笑道：像金七爺這樣貴家公子，還省這幾個小錢嗎？燕西笑道：這是罵我的話了。我是只爲花錢，並不掙錢的人，若是再要不約束一點，自己未免有些不好意思。冷太太聽到這裏，就插嘴說話了，笑道：像府上這樣的人家，還在乎金先生掙錢哪？而且你還是求學的時代，現在也談不到此。燕西道：掙錢不掙錢，倒不要緊。可是太浪費了，怕將來用慣了，不能收束，也是不好。冷太太口裏噴着煙，點了一點頭道：這話很對，不惜錢，也惜福。清秋笑道：噯，這那裏又用得着你老人家搬出陰隲文來呢？七爺也不過是幾句客氣話罷了。冷太太對燕西笑道：上了年歲的人說話，總有些迷信的，不要見笑。你那邊既然





沒有廚子，不必客氣，下午就在我這裏便飯。燕西道：可以可以。但是伯母務必只要弄些家常菜，不要太多了。冷太太笑道：家常菜也是沒有什麼可吃，就是特別辦一些菜，把府上的菜一比，也簡直不成東西。所以這一層倒不用得你先聲明。我這並不是客氣話，實在是這樣的。燕西道：若論起花錢來呢，舍下是廚子弄的，當然不同些。但是天天開那些大魚大肉，吃得人怪膩的。他們做的，是他們的做法，和家常菜不同，而且裏面加上許多作料，許多味之素，把菜的原味，都失掉了。冷太太笑道：要吃別什麼，怕辦不到。若是要吃小菜，這很不難，我可以多多的辦上幾樣。燕西道：那樣才好。冷太太說時，便去吩咐韓觀久買小菜。燕西笑着對清秋道：這樣一來，又要勞你的駕了。清秋笑道：你就猜準了是我作菜嗎？燕西笑道：我想一定是這樣。清秋道：算你猜着了，你把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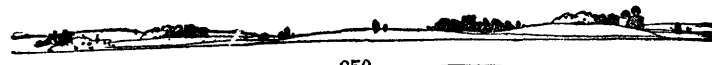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麼謝我哩。燕西道：坐汽車逛西山，好不好？清秋道：你怎麼老提這一件事？燕西道：你不是常說要到郊外去吸新鮮空氣嗎？我已經預算好了，就是明天去罷。清秋笑道：你真是一個忙人。逛一趟西山，都得預算日子。燕西道：不是忙。既到西山去，就應該痛痛快快的玩一日。什麼事都要擺脫他，然後才不心掛兩頭，你說是不是？這兩天天氣很好，明天又是星期，你也沒有事，這也算是難遇到的一個日子。清秋道：你不用轉彎抹角，說上許多，乾脆，你就是要定了，我和你一路出城就是了。燕西笑道：那末，你是去定了。我在那裏等你呢？清秋道：不要那樣鬼鬼崇崇的。乾脆，就和我母親說明說是一路逛山。燕西道：那不好吧？一來我不好意思說，二來我又怕碰釘子。清秋道：你不必說，你明天將汽車開到你門口，大大方方的等我就是了。燕西道：好極了，從來我沒有看見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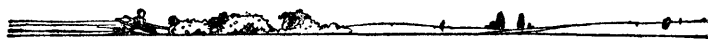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痛快，答應我的什麼事。一會兒冷太太來了，大家說了一陣閑話，燕西就到那邊監督着人收拾零件陳設。他看了看，凡是家裏不知道的東西，他都不要，併攏在一處，用籐籬提着一籬一籬的送到冷家來。大凡富貴人家的東西，在一般平常的婦女，看來都覺可愛。燕西那邊的陳設，冷太太心愛的就多，現在送來很不少，冷太太自是歡喜。到了晚上，燕西就在這邊吃飯。果然依着燕西的話，弄了不少家常小菜。燕西見冷太太越發解放了，心裏很是歡喜，吃過飯之後，又在冷太太家閑談了一會，一看冷太太，並沒有絲毫不快的樣子，這也就是很高興的一件事，因此大家越談越入港，一直到十二點鐘才去睡覺。到了次日，清秋和他母親談，說要借燕西的汽車，去逛半天西山。同陣去的，是兩個同班的女同學。冷太太道：是那幾個人？清秋道：不很到我們家




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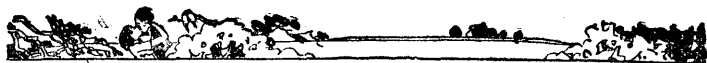
裏來，你不認得。冷太太道：玩玩不要緊，不過要早些回來，若是回來晚了，就會關在城外的。清秋道：何至於玩到那樣，在三四點鐘，我就要回來。冷太太聽他說如此，就不加以追究了。到了十一點鐘，燕西那邊派人來對韓媽說，汽車已經預備好了，清秋聽說，就向這邊來，走到大門口，大小汽車夫都已上車。燕西坐在車裏，見他來了，又點頭，又招呼，連連笑道：上來上來。燕西將車門打開，讓清秋上車。清秋一坐下，喇叭鳴的一聲，車子就開走了。燕西問道：伯母現在真開放了，男女的界限，看得很淡了。清秋抿嘴笑道：那也除非是你這樣，對於別人是辦不到的。但是公開的說和你出來玩，我還怕碰釘子，我只說是借你的車子用一用。燕西笑道：這話有些勉強，你又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借我的車子上那兒去呢？清秋道：這也無非是掩耳盜鈴，他又何常不知道我們





是一路出去玩呢？燕西道：老伯母倒是一個慈祥愷悌的人，和我的母親差不多。我的母親，人真和善，將來你就可證明這話了。清秋聽他說到這裏，就默然不語，只是向車窗子外面去看。燕西笑着拉了他的手道：你怎不言語？清秋皺眉道：你不要提這個罷，你一提這個，我滿肚子都是心事。燕西道：有什麼心事？清秋對前面車夫座上努了一努嘴，沒有作聲。燕西會意，也就不說什麼。車子出了西直門，只見遠遠近近，那些莊地，已經將高粱麥子，都已割去，一片平原，其中夾些半青半黃的樹木，空氣非常清爽，汽車走得很快，風由當面吹來，人聞到鼻子裏去，精神很是爽快。清秋笑道：好些日子沒到城外來，突然出城，非常有趣。燕西道：我老早就要你出城來玩，你總不肯來，現在你也說痛快了。以後我想若是有事，我們就坐車子到西山來談談，豈不痛快？清秋道：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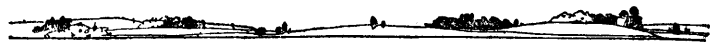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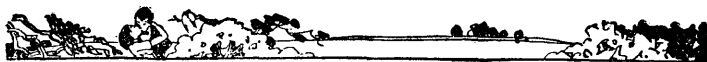
逛西山就是那一天，老是來逛，我不要上學了嗎？燕西道：我們就擇定禮拜日來得了。每個禮拜一次，你看好不好？清秋笑道：你做事就是這樣躡等。第一次來逛，還在路上，這又談到以後的事了。燕西道：我並不是躡等。我是想到那麼，就是說到那裏。清秋道：惟其如此，你說到那裏，也就忘到那裏了。你說是不是？燕西笑道：你這話有根據嗎？這時候，車子已經到了玉泉山，清秋日視窗外山頂上的一列古屋，幾層小塔，越走越迎上前來，正出了神，燕西問他的話，他却沒有留神。燕西又以為是自己的話或者逼得太緊了，他說不出所以然，因此也就不願向下再說。車子到了八大處，停在山脚下一片空場上。燕西走下車，清秋下來，就一把攙着。這裏便是西山旅館的門外。那門外露台下，許多茶座都坐滿了人，有一大半，却是外國人。雖然其中還有一二處空座，清秋嫌





是外國人當中，不願坐下。只管上前走。走過這裏，有一片空地，有兩個空座，正在那小花圃後面，望着上碧摩崖的山脈迎面而去。清秋笑道：就是這裏好。燕西道：你總是這樣，要到這人不到的地方。坐在這裏，要個茶水，要個點心，也不方便。清秋隨身向一張籐椅上一坐，笑道：你是來看山的呢？還是來喝茶吃點心的呢？要爲吃點心而來，我就不說了。若是說看山，總以這兒的地方算好吧？燕西道：我是無可無不可。你既然說這裏好，我就在這裏坐下，這也就算很肯聽話的了。說時趨在籐椅上兩脚一伸，說道：好空氣，舒服！清秋笑道：這是闊人說的話。你看山脚下那些抬轎的，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在這裏坐着，也不見得他說一句舒服。他們是不在乎空氣好不好，若是能到你們廚房裏去，聞着一陣肉香，恐怕他們才說是舒服呢？那地方是你們所不肯到的地方吧？燕





第三十五回

西笑道：你很反對資產階級呢。這樣說，我找個小事混混，我們一塊去過清苦的平民日子，好不好？

清秋抿嘴一笑，什麼也不說。手捏着一塊花綢手絹子，托着左腮，對着山色出神。

燕西也順着他的眼光看去，只見山上的高低松樹，綠色格外蒼老了，樹中所夾雜的各種果樹，葉子都有一半焦黃。風吹着樹葉沙沙的響起來，那風吹過去，括着那些黃葉，飄飄泊泊，一陣一陣，四處飛舞。

山上的草，這個日子，都長得有三三尺長。草叢裏長的那小樹，剛剛過草頂，是黃得多，就是那些草，也就東倒西歪，黃綠相間，陽光射着，便覺得一帶山色，黃的成分，比綠的成分居多。

燕西笑道：秋天景緻，真是極有風趣。可是今年的秋色，比去年的秋色，來的更快，那是怎麼一回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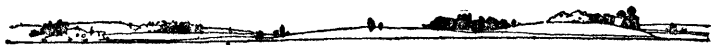
清秋先還是一面出神，一面聽他說話，後來不覺撲哧一笑。

燕西道：你笑什麼？

清秋笑道：你是剛才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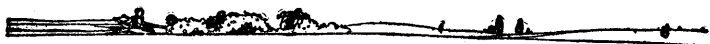
老師面前學了手藝去，馬上就要在老師面前賣弄。燕西道：這是什麼話？清秋道：上次我不和你說了嗎？秋風先瘦異鄉人。你說今年秋天來的更快，分明是在這句詩上套下來的。燕西笑道：怪不得人家說我有了一個新老師，學問進步多多，所以現在說話，很是文雅，難道我從前在老師面前沒有領教以前，連話都不會說嗎？清秋怕他誤會了，連忙笑道：你發什麼急呢，那句詩，也不是我作的。不但你沒有套他的話，就是套他的話，也是學古人的話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不過捉着一個空子，說一句笑話罷了，你怎麼左一句老師，右一句老師叫起來？讓人家聽了，什麼意思。這西山飯店裏的茶房，是認得燕西的，便不用燕西吩咐，早就沏了一壺紅茶，盛了兩碟點心，一路送來了，放在棹上。清秋見紅茶來了，就斟了一杯，送到燕西面前，微笑道：別生氣，請喝茶。燕西見他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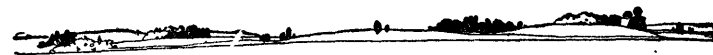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這種情形，大有陪罪的意味，心裏更是不安，笑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，我是笑話，你倒認真嗎？」清秋道：「什麼認真，我給你斟上一杯茶，無非是客氣，難道還有什麼惡意？」燕西站起來，不作聲，也給清秋斟上一杯茶，笑道：「來而不往非禮也。清秋不便拒絕，只好站起來，」笑道：「謝謝，燕西不望下追究，清秋更是不願意追究，因此兩人對了笑一笑，把這事就揭了過去了。清秋望着山上的黃葉，笑道：「你看這樣深的秋色，像圖畫一般，有多麼好？我要是一個畫家，一定要把他畫將下來。」燕西道：「現在我兩人，都不是畫家，那怎樣辦呢？」清秋道：「可以作……到這裏，忽然想起剛才一重公案，連忙把這句話縮了轉去。」燕西說話，向來是不留意的。因就笑道：「要我作詩嗎？」那簡直是讓我受罪。清秋笑道：「你這幾個月，詩才大有進步，怎麼說作詩是受罪？」燕西笑道：「我又不肯班門弄斧，這怎麼知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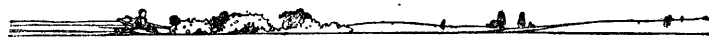
道我的詩才大有進步了。清秋道：我聽到我舅舅說起你的詩，總是誇獎的了不得。我是想請教，又沒有機會。燕西笑道：今天在這兒，就是考我的機會嗎？清秋道：你不要說這樣的俏皮話，成不成？燕西道：不是俏皮話，我是真心話。無論如何，我的學問，不能如你。這一點我還沒有自知之明嗎？而且我還存了一個心事，我們早早結合，以後我就可以跟着你補習，補習一點國文。清秋豎起一個食指，扒着臉道：一個男子漢，說出這種話，豈不害臊？燕西笑道：在你面前說軟話，也不算害臊。我不說，我的學問就會高似你嗎？清秋道：人家男子漢，以不能勝過婦女爲恥，你倒甘心退讓。燕西道：這也不是自我作古。人家不是早已說過，拜倒石榴裙下嗎？我也是拜倒石榴裙下一份子了。清秋隨手掏了塊餅乾，一隻手撐了頭，一隻手送到嘴裏，慢慢咀嚼。眼睛還是看着滿山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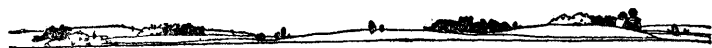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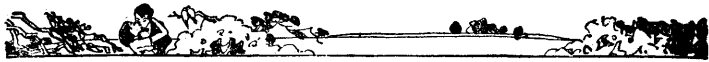
黃葉。這個時候，西風停止了，那深草裏的蟲聲，却是唧唧喳喳的，又起又落。聽得讓人心裏，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觸。他們坐的這前面，正有一株洋槐樹。天氣冷了，這樹就枯黃了不少的樹葉。忽然之間，有一陣稀微的西風，把樹上的枯黃葉子，吹落了一兩片，在半空中只管打胡旋，一直吹落到他們吃茶的棹上來。清秋用手捉了一片葉子，舉到眼前一看，笑道：秋氣真是深了，樹葉黃到這種樣子，若是再過十天半月，樹葉一落空，就更顯得淒涼慘淡了。人生的光景，也是這樣容易過。燕西笑道：惟其如此，所以我說少年人應該及時行樂。但是你對於我這話，總不大同意，以為行樂是人生墮落的行爲。清秋笑道：你所說的行樂，是和別人不同的。我們所認為行樂，看花賞月，遊山玩水，這都是行樂。你所說的行樂，是越熱鬧越好，嫖賭吃喝穿，門門都到，這要說是行





樂，豈不讓天下人羣趨於下流一途。燕西道：然而我所說的行樂，並不是吃喝嫖賭穿，你爲什麼說我也是墮落呢？清秋低了頭，半天不作聲。燕西道：我覺你是中了舊書的毒，有些地方，你簡直是自己拘束自己，自尋苦惱。清秋笑道：你這是無理起鬧了。爲這個事怎樣能牽扯到讀舊書上去。燕西道：我覺得你那樣遵守周公孔子之禮，我有些不同意。對於一般社交上，你要那樣，我還贊成。但是對我，也是這君子人也似的，倒有些酸溜溜。清秋默然了一晌，慢慢的說道：並不是我酸溜溜。你想，日子正長，我們何必……說到這裏，便停頓了。燕西笑道：隨便怎樣，你是說不出一個理由來。走罷，我們在這山路上去散散步罷。有話走着說，那更是有趣。燕西也不問清秋是否同意，拿了他的花傘，向上撐開，笑道：走走！清秋牽着衣襟，站了起來，笑道：其實坐坐也就行了，何必





第三十五回

走，我有些怕累。燕西舉了傘，給清秋擋住陽光，左手攙住他一隻胳膊，笑道：怕累嗎？我攙着你得了。於是二人並肩在一把花傘之下，穿過那小花圃，慢慢的走着，行上山脚的一條小路。這時候，雖然遍地秋風，滿林黃葉，但是山裏長的那野花，黃的紫的，開着那一球一球的，小朵兒，也幽媚動人。草裏的小蚱蜢兒，小黃蝴蝶兒，迎着風勢，在日光裏亂飛。彷彿之中，這草叢裏有一種清芬之氣。清秋道：你聞聞，這種香味，有多麼好，在城裏蓋園子，無論蓋得怎樣好，這樣天然的景象，是沒有法子可以得到的。你府上什麼都有，怎樣不在西山蓋一所別墅？燕西道：怎麼沒有？不過現在送給人了。清秋道：爲什麼蓋了屋子，倒讓給別人。燕西笑道：我要說出來，你又要罵資產階級了。清秋笑道：你倒好像是，我罵怕了，一討論什麼問題，總要先封我一句門。燕西笑道：不是你罵怕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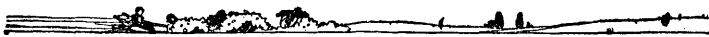
了，我是很以出於資產階級自愧。清秋道：不要說這個題外的問題，你還是說何以把別墅送了人罷。燕西道：就在這山裏頭，我們原蓋了一所別墅，屋子雖不多，也有二十多間，一個院子還帶一個花園。在這山上，不算小了。可是這樣一來，花費就大了，要用兩個廚子，兩個聽差，一個花兒匠。屋子裏東西，而且常時損壞，總要添補。清秋道：那也是自然之理，有什麼耗費？燕西道：你不知道，從前沒有蓋別墅的時候，你也說要上山來住些時候，我也說要上山來住些時候，後來真有別墅了，大家各住了兩天，都覺得悶得慌，不再來了。就是偶然到西山來一次，也只到山脚下西山飯店爲止，就不願意再上山了。因此那座別墅放在山頭上，就讓幾個底下人，在那裏大享其福。一個月雖然不過百十多塊錢，三年下來簡直就可驚，一過三年，都是這樣。後來是家母想起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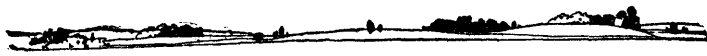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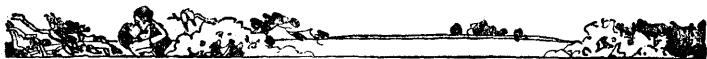
了，說我們這事，未免太傻，不如把幾個底下人叫他回城，把門鎖起來，但是這又有問題，沒有人管理，花木是要死乾淨，就是屋子，也容易損壞，不到一年，這屋子就要倒了。於是就有人說，把這屋子賣了。不過賣屋子是和體面有關係的事。若是人家誤會了，說是金家要賣產業了，豈不是笑話？所以常常爲難，留是留不得，賣又賣不了。後來有一個美國人，和家父交情很好，家父落得作個人情，把那別墅讓給他住了。清秋道：這美國人，倒是子產之魚，得其所哉了。但是他也不能天天住在這山上吧？燕西道：他倒是很有準的，每逢星期六上山，逢星期一下山。他倒也不肯白住，每年總送一點東西給我們。就是房子壞了，也歸他修補。清秋道：這樣說來，這屋子也不過像租界一般，暫時歸美國人管。論起產業，還是你金府上的。燕西道：那是自然。清秋道：若是要收回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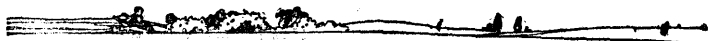
呢，費事不費事？燕西道：總不至於費事吧。清秋道：若是如此，我就主張收回來。燕西笑道：爲什麼收回來。你願住在山上嗎？清秋默然不作聲，只是向前走去。燕西笑道：今天是禮拜，那美國人一定在山上的，我們去拜訪他，引你去看一看房子，你看好不好？清秋將手表一看，不過是一點鐘，問道：路遠不遠？下山不會晚嗎？燕西道：山下有的是轎子，我們坐轎子去得了。清秋見路邊松樹底下有一塊圓石頭，隨身就坐在石頭上，因點着指頭算了一算，笑道：一來一去，至少也得三個鐘頭，下得山來，就是四點鐘了。燕西道：就是四點鐘回家，來得及呀。說着他，也揆身在石頭上坐下，這個地方，是一條小路，並沒有人來往，只有風吹着樹葉子的聲音，像下猛雨一樣，沙沙的一陣一陣過去。腳下的草，被風吹着，也像水上的浪紋，一層一層的向下風倒着。清秋看着，未免出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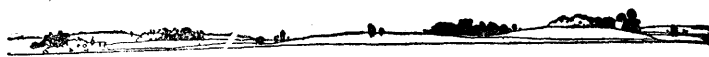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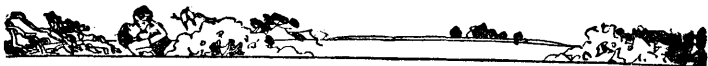
神。燕西見他一隻手，撐在石頭上，用手一摸，却是冰涼。便用手握住，笑道：「不要發楞了，坐轎子上山去罷。」清秋回頭一笑。燕西道：「天氣還不十分涼，我走得十分發熱，你怎樣？」清秋道：「人家扶了石頭，讓石頭冰着的，並不是身上發涼。」燕西握住他的手，見他的胳膊又白嫩，帶上一隻細鎖練翡翠片的軟金鐲，別有丰致。便笑道：「這金鐲你倒帶的很合式。你從前就不喜歡什麼金的玉的，我很反對。我以為這些金玉的東西，在俗人身上，增上俗氣，在美人身上，就會添出不少的美麗來。人生在世，無論是男是女，誰不愛好。你瞧那萬牲園的孔雀，看見人穿了綢緞，他還要開屏呢。你從前反對美麗的辦法，我覺不對。」清秋道：「提到這一付金鐲，我是謝謝你。但我在母親面前還不敢說是真的，不過說是假的罷了。所以我為這個，我非和你出門，我是不帶的。我雖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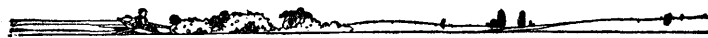
是俗人，你恭維我的美人兩個字，我也不敢拜領。不過蒙你的盛情，送了我，是希望我帶的。你願意這樣辦，我就這樣辦。燕西笑道：不敢當，不敢當！你這幾句話的意思，就是士爲知己者死……清秋道：有什麼不能說的，你不是說我女爲悅己者容嗎？其實這也不算侮辱女性，就是侮辱女性，我看很平等。天下也不知多少男子，爲悅己者容哩。你是交際很廣的了，你去見女朋友的時候，不刮臉，不理髮，不穿得很好的去嗎？這猶小焉者也，今古男子，爲了女子犧牲性命財產的，多着呢。我以爲那個士字，改一個男字，比較的妥當些。燕西笑道：這一改，我倒沒有什麼不同意。就是你說我交際很廣，我不能服你這句話。清秋笑道：你所認識的女朋友，有小姐，有女學生，有戲子，還有交際明星，豈不是交際很廣？燕西道：這是那裏來的謠言，全沒有這回事。清秋笑道：管他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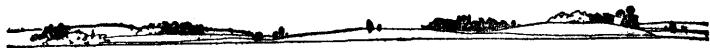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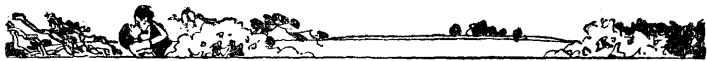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，大家心裏明白就是了。燕西道：不要說了，我們上山去逛罷。說畢，跑下山來，對茶房招了一招手。茶房過來，燕西道：你給我雇兩乘小轎，到山上金家花園。茶房道：是來回的嗎？燕西聽了，躊躇了一會子，說道：就雇來回的轎子罷，回頭再說得了。茶房雇轎子，是有好處的，連忙雇就了兩乘小轎，抬到山脚下。清秋因一人坐在那裏，也就一步一步的向山下走來。一看那轎子，先不由笑起來，原來是兩根轎槓，抬着一把小籐椅。椅子上有幾根小竹竿，撐着一個小藍布棚兒。椅子底下，吊了一塊小木板，繩子拴在轎槓上，看那樣子，就是踏脚的。清秋笑道：就是這樣子的嗎？坐上去，要掉下來的。轎夫都說道：很是穩當的，一點兒也不要緊。小姐，你坐上去，試試看，準沒有錯。燕西聽他這樣說，先就坐上轎子去，對轎夫道：你抬起來試試。兩個轎夫聽說，果然抬着轎子顛了





一顛，燕西兩隻腳踏着板子，伸了一伸。對清秋招了招手道：你坐上罷。很穩當的，而且很舒服。清秋用手指點着燕西笑道：捧下來了，你得要保我的險。燕西道：坐上就坐上罷，我保你的險，準沒有錯。清秋因爲他已坐上轎子，也只好坐了上去。兩乘轎子沿着山邊小徑，一路上去。這一去，在他們二人愛情史上，却佔了重要之一頁，與平常人遊山，却是不同的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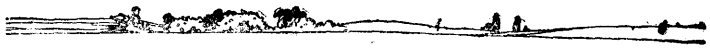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三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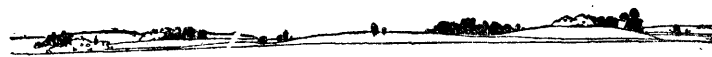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 山館留賓歸途行不得 月窗尋夢旅舍夜如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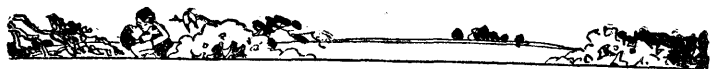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坐着轎子上山，約摸有半里之遙，到了一個山坡前，坡的三面，綠樹叢生，枝葉交加，遮得如綠牆一般，一點也不漏縫。靠山徑的這面，有兩三尺來寬，沒有樹木，山徑就由這裏，直鑽進去。到了裏面，轎子便歇在一片草地上，這山坡是坐西北，斜向東南，正傍着一個小山峯。燕西吩咐轎子就在這裏等，扶着清秋上了幾層石階，穿過一道小柏枝短籬，一拐向東，有一片小花圃。如鳳尾草，鷄冠花，紅桂紫薇之類，都開得很好。花圃下臨懸崖，圍着很高的欄杆。有一座青松架，還有一個小茅亭。正面是一個洋月台門，兩扇綠油油的鐵紗門，向外關着。月台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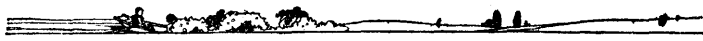
半邊八字亭子，一列四根石柱，上面牽着密密層層的爬山虎綠籐。月台門下，有一副石棹檣，棹上擺着幾盆早菊秋海棠之類，非常雅致。花圃向下一望，近是山岡，遠是一片平原。平原中煙霧沉沉裏，有幾個高樓和高塔的影子，那就是北京城了。清秋一見大喜，連說好地方。燕西道：自然是好地方，當年我們在這裏蓋房子的時候，就費了一番心血，去找地點。既然找得，當然地點不壞了。正說着話，一隻小哈吧狗，由樹脚下鑽了出來，一枝箭似的，帶喊帶跑，竄了過來，清秋兩隻手一揚，哎哨了一聲，連忙藏在燕西身後。燕西頓着腳，正要喝着那狗，上面的綠紗門就開了，出來一個短裝人，把狗喝住。燕西笑道：一說起男女問題來，你總不承認女子是個弱者。不說別的，你僅僅遇到一隻小哈吧狗兒，還要我做保護者，何況其他呢？他倆正在說笑話，那個短衣人已經





第三十六回

走上前來，給燕西請了一個安，笑道：「呵！是七爺來了。您好！燕西一看，是從前看園子的小李。因點了點頭道：『你倒接了下手，還在這裏幹嗎？』」小李道：「您是不管閑事，一點不知道。這兒麻先生說沒有熟人不成，給咱們總理去信，要借兩個人用用，總理就着我和老王來了。老王幹了半年下山去了，現在就剩我一個人。他說這話時，眼睛可就瞟着清秋。見他和燕西並肩而立，滿臉的笑容，料定了這是少奶奶。便對燕西笑道：『您大喜的日子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』說着走上前一步，又給清秋請了一個安。清秋也只好點了點頭。明知道他是誤會了，又不好否認。而且他雖誤會，也不過是一部分誤會，不是全部誤會，似乎也不必否認。小李道：『麻先生和太太都在這兒，我給您去回一聲兒。』燕西道：『你不要多說話，你就說我們來逛山，順道來看房子的。』」小李答應去了，燕西便和清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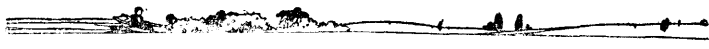
秋在茅亭裏坐着。不多一會的工夫，那位美國人麻克蘭和他的太太，一塊出來，一直迎上這邊的茅亭。燕西走上前，兩個人笑着握了手。麻克蘭操着很熟的京調道：歡迎歡迎。於是彼此介紹麻太太。清秋大家見面。麻氏夫婦在前引導，將他們倆引到屋子裏去。清秋一進門，見面一層台階，上是半中半西三面環抱的屋子，牆上都爬滿了籐籬。那台階兩邊的石壁，長滿了青苔，綠茸茸的，真有半寸來厚。清秋輕輕的說道：別說林泉之樂了。就是這種籐籬青苔，也都顯得乾淨清幽。這種地方，我實在是愛他。燕西點首微笑。走上台階，這裏是個小院子，三方都有走廊環抱着，沿着欄干下石頭縫裏，栽些虎耳草，大葉秋海棠，也幽媚動人。到了這裏，不是直上了，却由走廊之旁，開個海棠葉石門。門裏斜着有一道石廊，由這石廊轉去，另是一個院子。靠院子北，有一座





第三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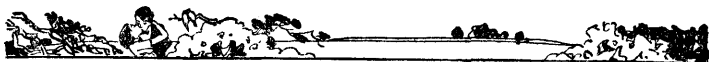
小樓房，麻氏夫婦，便請他們在樓下客廳裏坐。清秋一進門，倒出於意料以外，裏面一樣舶來品也沒有，全是紫檀木器中國的古董字畫。麻克蘭雖是常到燕西家裏去，但是他只和金銓有交情。他怎樣一個大家庭，家庭裏有些什麼人，當然無從知曉。就是燕西兄弟，他也不過偶然會過一二面，誰是老大，誰是老二，他也分不清楚。他因為小李報告，說是金總理的少爺和少奶奶來了，他就認為是世交朋友，出來歡迎。一來這屋子是金家的，人家還是主人，當然要對他客氣。二來外國人是尊重女權的，對女子不得薄待。若是美麗一點的女子，無論老少，更要殷勤些。麻克蘭和他夫人一商量，就對燕西說，要請他在山上吃便飯，以表示歡迎。那麻太太雖是中國話不大流利，但是慢慢的說，也還可以，和清秋一談，見他是個受了教育的好少女，也很歡喜，非留他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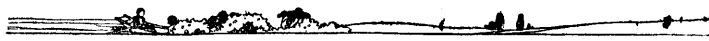
飯不可。燕西本就覺得人家盛情難却，可是怕清秋不同意。現在偷眼看清秋的樣子，被麻太太糾纏着，也像不好言辭，因就笑着說道：那是很願意的，可是怕時間耽誤多了，趕不進城。麻克蘭笑道：不要緊的。我這兒有好幾副牀鋪，是讓逛山的朋友來住的。金先生趕不進城，就在山上住了，我們明天一路下山。若是嫌不好，山下還有旅館，可以住下。燕西笑道：不必不必！麻先生若留我們吃飯，就早一點，我也用不着客氣了。麻克蘭點頭笑道：那倒可以。我就吩咐他們去辦。清秋聽到麻克蘭那樣說，心裏就是一陣亂跳。臉上也不由得微微的起了一層紅暈。不住的偷看燕西的顏色，看他說些什麼。後來見燕西不肯答應，也覺他是個解人。心裏想着，最好是不吃飯。因為麻克蘭說了，吩咐廚子就辦，那倒也罷了。但山上辦東西，無論預備得怎樣齊備，究竟不及城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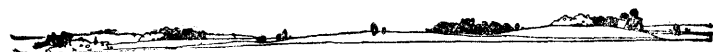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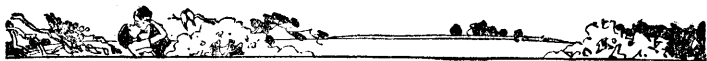
那樣便當。麻克蘭又是加倍客氣，按着中國人的習慣，先叫他們預備茶。原來他們除了早茶吃點心而外，平常是不大喝茶的，廚房裏簡直也不預備開水。這會子臨時叫進茶，又要預備餅乾點心，又要預備開水，這已經耽擱了半點鐘。麻克蘭爲讓來賓賞觀風景起見，將他們請到平台上來坐。石凳上鋪了氈毯，然後坐下，茶壺點心，却由聽差一齊搬到石棹上來。這裏近觀遠瞰，是人前環翠，脚下生雲，這個日子，又是天高氣清，真是馳目騁懷。這位麻克蘭先生，在中國多年，現時還在大學院裏當一個教務長，他和中國少年男女，是接近的日子極多，稍微時髦一點少年人的脾氣，他完全知道。所以這一和清秋燕西說話，談得很入港。每每說一句似懂不懂的中國話，就會引得人發笑。談話的時間，是最容易混過去的，不知不覺，又過去了一個多鐘頭。那個時候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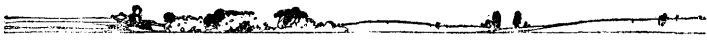
太陽偏到西邊山頂上，這半邊山光，全是陰暗的，沿山一帶，那些蒼松翠柏，發出一種幽黯之色，另有一種景象。山下一帶平原，陽光斜照着，地下的塵土，向上蒸騰，平地一層，却是霧氣騰騰的。燕西看見，對清秋道：這斜陽暮景，實在要到這種高山向平原望去，才看得出來。我覺得這種景緻，多看幾回，也可以讓人胸襟開闊。清秋輕輕說着笑道：這是心理作用吧？這時候你看到了山野風景，你就覺得山野風景好。若到了城裏，酒綠燈紅的場中，又覺得那裏快樂逍遙，把這裏清涼景况忘記了。那麻克蘭先生倒也略懂他所說的幾句話，微笑道：風景的確是和人的心境，互相感應的。我在這山上，每在夜裏，那月亮下面，照着山的影子，很是彷彿，四圍都是風吹着樹聲，好像另外是個世界。我的心裏，不能不另有一種印象。金先生你不能不在山上看，一看月色。他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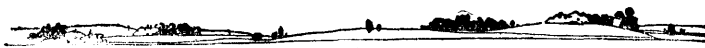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話的時候，聲音極是遲慢，說一句，半晌才接上一句，一面說，一面手上帶比着勢子，好像說得極是沉着。燕西笑道：果然如此，倒是非在山上賞鑒一回不可。那一天月亮好的時候，我一定來試試看。麻克蘭道：剛過去中秋兩天，今夜的月亮，就好。何不今天就在這裏住下？清秋逼得不能不說了，紅着臉笑道：我們明天一早就要上課呢。回去就來不及了。燕西道：是的，而且我們出城，沒有對家父說的，是不敢隔夜回家的。麻克蘭知道中國人的規矩，凡是上等人家，都要講個禮節。禮節之中，尤其是這才一個孝字。燕西一提到要稟明父親，知道就是不可勉強的事情，笑道：好吧！若是金先生下次要來，請你先通知我一聲，我是禮拜六必然上山的。要來的話，我們就可以一同坐車子出城來。燕西笑道：那怕今年年內，沒有這個機會了。現在天氣很涼，再過去一個月，北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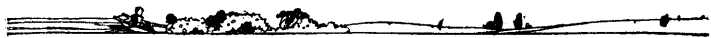
一吹，山上也許就要下雪。麻克蘭笑道：那何至於。但是在這要晚的天色裏，風景也就不壞，我們可以在這山後小亭裏去看看，那裏很好。清秋道：不去吧？天色不早了。但是他說的時候，燕西已站起身來了，也沒法兒攔阻他。於是麻克蘭陪着燕西去逛山，清秋和麻太太依舊坐在這裏談話。不料燕西這一去，又耽誤不少的時候。直待燕西回來，清秋就對燕西說已經四點多鐘了，我們要趕快下山才好。不然，就會關在城外面的。燕西見清秋臉上很着急的樣子，便對麻克蘭笑道：飯，我們不敢奉擾了，回頭會關在城外的，我們這就告辭。麻太太拉着清秋的手，先就不肯。麻克蘭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吩咐他們這就開飯，決不會耽誤時候的。於是就叫聽差趕快預備，將燕西引到後層飯廳裏來。清秋因為人家的飯已經預備了，若是拒絕不去，未免太不合情禮。況且那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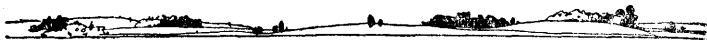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麻太太又是十二分客氣，拉着手有說有笑。自己就不好意思說不去。他們這飯廳，正在先談話的那客廳後面，地方高了一層，陽光充足些，又彷彿時間還早。麻克蘭夫婦坐了主席，請他們二人坐下。因為是特別客氣，菜上得很多，許久許久，咖啡才送來。吃完了，又不能立刻就走，所以大家又閑談了一些話，然後向主人翁告辭下山。轎夫知道他們是主人翁留住了，大家都在草地上躺着睡覺，舒服極了。燕西出來了，他們整理着東西，讓他二人上轎。這轎子下山，非同平常人行路，格外要仔細，所以走得還是非常的慢。清秋抬頭一看，只見天上的雲彩，有一大半映成絳色。那歸巢的烏鴉，三三兩兩，背着陽光，從頭上飛了過去。遠望小樹林子裏，冒出一縷青青的炊煙，大概是鄉下人家，已經在做晚飯了。清秋因為一味的焦急，手表忘了上發條，早已停了，恰好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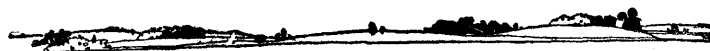
飯廳上，又沒有掛鐘，不知道是什麼時候。現在一見種種風景，都含着很濃厚的暮色，這就快晚了，燕西的轎子在後，因回頭對燕西道：怎樣辦？快晚了，能回去嗎？燕西道：秋天了，天黑得早。西直門七點鐘才關城，要黑得不見人影，才會關起來呢。現在不過五點鐘吧。有四十分鐘，儘可以趕到西直門，決不會關在城外的。清秋道：你準能保不關城嗎？燕西道：怎麼不能保？我晚上進城，也不止一回，準沒有錯。清秋聽到他如此說，心裏又放寬了些。轎子到了西山旅館前，開發轎錢茶錢已畢，再來看山下停車場上，一輛汽車也沒有，自己那汽車，不知道已開到那裏去了。燕西頓脚道：時候已經不早了，他們還要搗亂，今天別想回去了。清秋道：你叫了他們走開的嗎？燕西發急道：這叫怪話了，我們兩人，始終誰也沒離開誰，怎麼我會吩咐他呢？清秋道：也許他們見我們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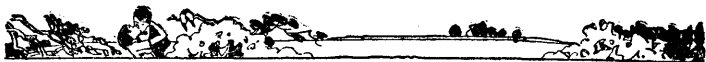


山去，他以為不下山了，所以把車子開回家去了。燕西沉吟着道：也許是這樣的。但是他們太混蛋。我又沒說上山不下來，爲什麼着急要走呢？這一定是他們在家裏晚上有什麼聚會，所以趕了回家去。清秋道：你不要說閑話了，想個什麼法子進城罷。燕西道：有什麼法子想呢？除非是這兒有車，搭人家的車進城。現在這兒一輛車也沒有，就是搭車也沒有法子辦。說時，他們在空場裏站着不住的徘徊。清秋站在石階上，一言不發，只是生悶氣。這個時候，天色也越發晚了，一輪紅日，早已落向山後，眼前一片平原，已是暮色蒼茫，遙望是分不清田園屋宇。清秋道：你還乾着急什麼？現在除非是坐飛機進城了。燕西不徘徊了，停住脚，嘆一笑道：我看你生氣生到什麼時候，現在也說話了。清秋道：就是你天天說要逛西山，要出城，這可鬧得好。燕西道：這也不能怪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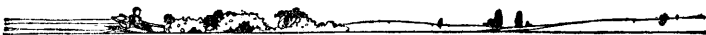
一來是那位麻先生留客留得太厲害，二來是汽車夫搗亂。這飯店裏的茶房，見他兩人，在這兒徘徊，便走到燕西面前笑道：「七爺，你和少奶奶是不能進城了。開一個房間吧？」燕西望着清秋道：「你看怎麼辦？」清秋道：「不，我看還是上山去的好。」燕西道：「也好，加上麻先生麻太太，可以談得熱鬧些。」茶房道：「不成了吧？轎夫都走開了，找他們不到。況且天黑了，這山上的路也不好走。」燕西笑道：「房間我知道你們有的是，不知道晚上可有什麼吃的沒有？」茶房道：「中餐西餐都可以預備。」燕西一面說話，一面就走了進來，清秋也只好跟着。一道上了樓，茶房就打開一扇房門，讓他們進去。清秋一看，有一張銅床，另外兩張棹子，幾張沙發椅。臨棹子兩扇窗門洞開，正對着一列平山，窗子裏，正吹來幾陣悠悠的晚風，吹得人精神爲之一爽。茶房道：「我先給您沏一壺茶來，好嗎？」燕西道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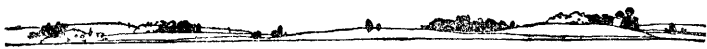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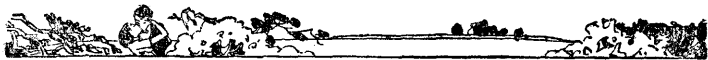
好罷，你沏一壺茶來，不要紅茶，就是龍井罷。我們在這兒賞月，慢慢的品茶。說這話時，茶房已是走了，燕西却對着清秋說。清秋坐在一張軟榻上，離着燕西很遠。斜着身子躺下，一點也不作聲。燕西道：我們今天晚上，會在西山賞月，這也是想不到的事。清秋道：我就在這屋裏，你找一間屋子罷。他是躺着的，燕西看不見他的臉色，因就走近前來，問道：那爲什麼？清秋自覺得臉像火燒一般，極不好受，側過臉去，望着牆上掛的風景畫片。半晌，才說道：我就是這樣辦。燕西道：這飯店裏的茶房，都指望……那更不好了。我今天晚上，就睡在這軟榻上，你看如何？清秋道：那爲什麼！你還捨不得那幾個錢，多開一間房子嗎？燕西道：倒不是爲了這個。這是一個山野地方，很冷靜的。開了窗子，外邊就是一片山，若是有什麼響動，你一個人住上這一大間房，你不怕嗎？這一句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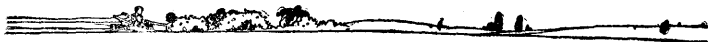
說出來，清秋一伸頭，只見一座黑巍巍的山影，正對着窗戶。山上一些高高低低的樹木，被風一吹，都幌動起來。這個時候，天已十分黑了，月亮又沒有上來，屋子裏電燈下一望外邊，更是有些陰暗彷彿。清秋笑道：把窗戶關起來罷，說着人怪怕的。這時，茶房送了茶進來，聽說關上窗戶，走上前，就給他們把窗戶關上。回頭就問燕西還要吃什麼？燕西道：你們這裏的中餐，那是罷了。我們又是剛吃飯的，吃不下什麼，省事點，你就給我們來幾碟子點心得了。茶房答應去了，燕西笑對清秋道：你就這樣胆小，連有人在這裏，開了窗戶都怕。清秋道：你不說，我倒是不怕，你一說，我可有些胆怯怯的了。燕西道：這不過是對着一座山，又不是鬼窩。清秋一聽說，便皺眉道：嗜！人家正怕這個，你還要說。燕西笑道：越說你胆子越小了。現在關了窗戶，連說都不許說，若是在鄉下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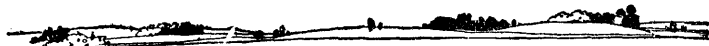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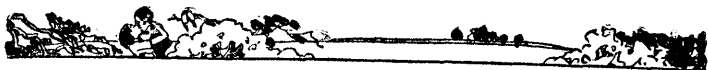
家的人，一年怕到頭，這都不用活着了。一會兒功夫，月亮就要出來了，我們不但要打開窗戶瞧，我們還要走到外面月亮地下，踏一踏月色，才不辜負今天晚上的月亮。這種機會，是難得的，你說這話，未免太煞風景了。清秋不服氣道：你以為我當真怕嗎？回頭我們就一塊兒出去，你看我怕不怕？燕西道：那就好極了，回頭我們一塊出去步月罷。說話時，茶房將點心送來了，燕西笑道：別躺着，坐起來吃點心罷。說着，便來拉清秋的手。清秋笑着站起來，說道：吃點心，倒罷了，你吩咐茶房，叫個電話回去。叫你那邊的聽差，和我說話，讓我向我家裏送個信，省得我母親念着。燕西道：念什麼，這樣大人，還會跑了不成？清秋道：總要送個信才好。燕西道：那可別說是在西山。清秋笑道：誰也不會比你傻，這還用得着要你吩咐嗎？燕西道：那就好極了。於是按着電鈴，叫了茶房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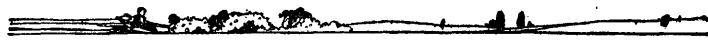
來，讓他叫電話。這裏叫北京城裏的電話，又是極費事，正等了半個鐘頭，不曾叫通。清秋先是等不過，只在屋裏走來走去，行坐不安。燕西笑道：少安毋躁。反正叫通了就是了。清秋皺了眉，一頓腳道：不知道怎麼着，今天什麼也不如意，這電話我不叫了。反正叫通了，明天回去，也是少不了要受說的。說畢，伸腳向軟榻上一躺，正在這時，茶房上樓來報告，電話已經叫通了，請清秋去說話。燕西道：電話不要了。清秋向上一跳，連說道：誰說的。於是就跟着茶房一路去打電話。約去了二十分鐘之久，清秋才回房來，看他那樣子，臉上有點笑容，不是以前那樣愁眉不展了。燕西道：去得久呀。清秋道：你剛才爲什麼不讓我去打電話？若是這電話不打，那更糟了。燕西道：我何嘗不叫你去打電話，是你自己發牢騷說不打了。清秋道：不是發牢騷，實在今天的事，都嫌彆扭。可是





第三十六回

剛才這電話，打的倒算痛快。說到這裏，自己先忍不住笑了。燕西道：什麼好事情，這樣痛快，能說給我聽聽嗎？
清秋自坐在棹子邊斟了一杯茶，只管呷着帶吃餅乾，却不住的微笑。燕西道：你笑什麼，不能說給我聽的事嗎？
清秋道：我們什麼事不能對人說，不過這件事太巧，我想着好笑罷了。燕西道：究竟什麼好事，你說出來，大家痛快痛快。
清秋道：剛才才是韓媽接的電話，他說有兩個同學的，請我去看電影。票買好了，在電影場等着我呢。我就說不回家了，直接就去。若是太晚，我就住在同學家裏，不回家了。有這個機會，倒鑽出兩個給我說謊的人來了。我在母親面前，向來是有一句說一句的。爲了你，撒一次謊又撒一次謊，我總算對得你住吧？說着，用手向燕西指點着，抿嘴微笑。燕西道：照骨肉的情分說起來，當然是母子爲重。但是往後一想，恐怕我們的關係密





切一點。清秋搖頭道：「哼！不是憑這一句話，我就能和你一路到西山來嗎？我看你今天的事，是有些成心。說時，將餅乾擻成一小塊，隔了棹子，拋着打燕西的面。」燕西道：「這可實在冤枉。但就讓你說我是成心，那也不要緊，就是告到官去，我也沒有罪。」清秋揚眉一笑道：「怎麼沒有罪……說到這裏，燕西已站起身來，把兩扇窗戶打開，猛然見一輪明月已經掛在窗外樹梢。燕西道：「這月亮太好了，不可辜負他。說時，回頭一看，那電燈的門子正在身邊，順手一摸，就把電門關上。屋裏先是一陣黑暗，接上又是一線幽光一閃。清秋道：「這山頭月，和街頭月的確是兩樣，你看他是多們清潔？」說這話時，燕西伏在窗戶上，清秋也過來伏在窗戶上，兩個人並肩看月。清秋道：「你不是說到外面去踏月色嗎？」走！我們就去。」燕西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是不怕了。黑漆漆的，我扶着你吧？」燕西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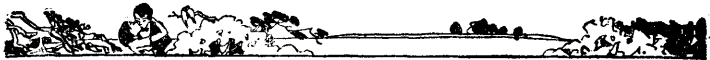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攙着他的手，便笑道：「你的衣服太少了，手是冰涼的。這野外有涼風吹着，又是正在下露水的天氣，出去踏月，仔細受涼，還是在屋子裏坐着談談罷。」清秋正望着一輪明月出神，沒有作聲。燕西道：「你想什麼？」清秋道：「我想這月球懸在空中，裏面也有山，也有水，當然和地球一樣。可是據許多天文家說，上面是沒有生物的，若是真沒生物，那裏的土地，豈不是光禿禿的。中國文人常說月亮裏面，是清涼世界，那真是清涼世界了。我想從前月亮和地球一樣，是花花世界，後來死了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由此就想到地球，將來也會有這一日。那個時候，你在那裏，我在那裏，這旅館又在那裏，眼前一切的……燕西在衣袋裏，取出手絹，給他一個猛不提防，將他的嘴掩上。說道：「那是幾千萬年後的事，用得着我們白操心嗎？我不那樣想。」清秋將手絹奪了，向燕西西裝袋裏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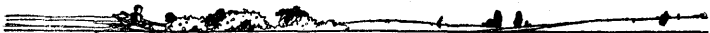
塞笑道：你怎麼想，你說。燕西道：我是向好處想，我想唐明皇他不愧是個多情種子。清秋道：胡扯，怎樣談上唐明皇了。燕西道：我還沒有說出來呢，你怎樣就知道我胡扯？清秋道：你就說罷，我看你說些什麼？燕西道：唐明皇他在八月十五，曾作一個夢，夢到了廣寒宮，見了許多神女，還偷了一套跳舞回來。清秋笑道：那個時候，沒有跳舞。我告訴你罷，那叫霓裳羽衣之曲。燕西笑道：不錯，是他。我只覺得這舞名很香豔，一時記不起來。清秋道：天上真有這個曲子嗎？這是一派鬼話。不過唐明皇自己新編了這個曲子，要讓梨園子弟學得起勁，所以說是仙曲罷了。燕西道：無論鬼話不鬼話，他聽說嫦娥是個美人，他就夢到月宮。就算是假話，也可見他欽慕的程度了。清秋道：怎樣把荒唐夢話來附會言情，這完全不對。唉！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。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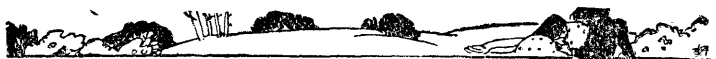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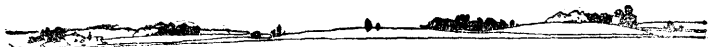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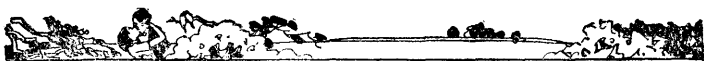
最易醒。就不是荒唐，一夢又有幾時？燕西道：咳！得了得了。你常說別人無病而呻，你這不是無病而呻嗎？燕西說時，手又伸到衣袋裏掏出手絹。清秋在月光底下，看得明白，便按着他的手道：你又打算胡鬧。燕西道：你不許發牢騷，我就不蒙你的嘴。清秋道：你引得我發牢騷，怎樣又怪我呢？燕西笑道：我們好好的談一談罷。說畢，順手又扭了電燈，清秋笑着，偏過臉就走開去。依舊在那張軟榻上躺下。燕西道：這地方怎能睡，仔細涼了。清秋閉了眼睛，不作聲。燕西道：怎麼不言語，仔細涼了。清秋道：我睡着了。燕西道：睡着了，你還會講話？清秋道：我是說夢話呢。燕西笑道：你真睡着了嗎？我來咯吱你了，你可別躲。清秋聽了，笑着向上一跳，說道：不許鬧。要這樣鬧，我可要惱了。燕西也就哈哈大笑。真個是閨房之樂，甚於畫眉，這種快樂，也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了。這西山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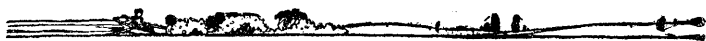
電燈，雖不是城裏去的，然而他們那裏自設有磨電廠，倒澈夜通亮。屋子裏的電燈，罩着兩個帶縲子的細紗花罩，別有一種光彩。窗子的玻璃門雖然關上，兩扇百葉木門，就沒有帶攏。隔住了窗子，看那外面，樹顛秋月，只在薄薄的秋雲裏猛鑽，如冰梭織絮一般。依着紗燈之邊，有兩隻珊瑚色琉璃瓶，各插了一束晚香玉和玉簪花。到了這晚上，透出一種很濃厚的幽香。這時清秋想到黃之雋的翠樓吟，什麼月魄荒唐，花靈彷彿，相携最無人處，倒有些像這秋夜眠花，山樓看月的情形了。秋夜雖不像冬夜那樣長，却也不像夏夜那樣短。這月光之下，照着許多人家的痴兒愛女，到了這時，也都擁着溫暖的枕被，去尋他的好夢。人心各異，夢境自然也不一樣。可惜這夢，只有作夢的人自己知道。若是那天上月亮裏，真有一個嫦娥，他睜開一雙慧眼，看月光下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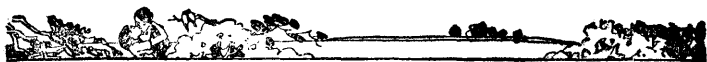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六回

些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俊的，醜的，大家都在作夢。那夢裏所現的貪嗔痴頑，光怪陸離，一些夢中人顛三倒四，都像登場傀儡一般，嫦娥雖然可笑他們，恐怕還是要可憐他們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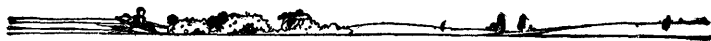


此
页
空
白



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叢生韻事 友朋何獨妬忽絕遊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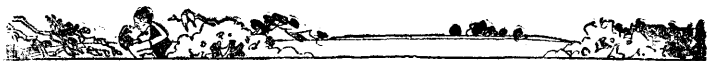
這晚人間天上，一宿情形，按下不表。却說次日清晨，清秋便醒了。這房間的窗戶，偏向東南，一輪初出的紅日，擁上山頭，窗戶正照得通亮耀目。他就對牆上掛的大鏡，用小牙梳，把一頭蓬鬆的烏絲，理了一理。一個人正對了鏡子出神，燕西在床上一翻身，睜眼看見清秋在理晨粧，便笑道：你爲什麼起來得這樣早？清秋道：我是非在自己的床上，就睡不着覺。燕西道：反正是今天進城忙什麼？難道還會像昨天一樣不成？又關在城外。清秋微笑道：這倒是你一句實話，別反着說了。清秋說話時，正彎着胳膊，繞到脖子後去理髮。燕西看見他這雪藕似的胳膊，



便笑道：清秋，我想起一首詩來了，念給你聽聽，好不好？清秋笑道：我很願意領教。燕西一面起床，這裏一面念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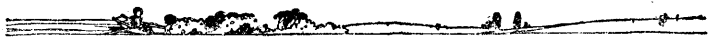
一彎藕臂玉無瑕，略暈微紅映淺紗，不耐並頭窗下看，昨宵新退守
宮砂。

清秋紅了臉，說道：呸！這是那裏的下流作品，輕薄之極！大概是你胡謔的。燕西笑道：你這是抬舉我了。我的詩，是六月天學的，有些臭味。別人可以瞞過，你還什麼不知道嗎？清秋道：既然如此，你是那裏找來的？這樣一首詩。燕西道：我只記得是什麼雜誌上看到的，因為很是香豔，就把他記下來了。清秋道：據我舅舅說，你的詩有些進步了，這詩大概是胡謔的。我非罰你不可。燕西道：要罰我嗎？怎樣的罰法呢？清秋笑道：不罰你別什麼，依然罰你作一首詩。燕西道：這個處分不輕，別什麼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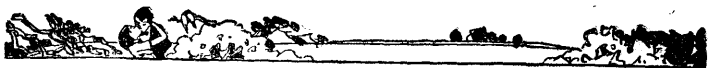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七回

都可以對付，作詩我實在不行。作了不好，罰上加罰，那怎麼辦呢？清秋道：到了那個時候再說，但是作得好，也許有些獎勵。燕西笑道：命令難違，我就拚命的作一首罷。他說這話之後，洗臉喝茶，鬧了半天，口裏總是不住的哼着詩。後來笑道：有了，我念給你聽罷。昨宵好夢不荒唐，風月真堪老此鄉……清秋手上正拿着手絹，便將手絹對着燕西連拂了幾拂。口裏連說道：嘿！嘿！不要望下念了。反正狗口裏長不出象牙來。下面你不念，我也知道了。燕西道：要我作是你，不要我作也是你。你又不出個題目，糊裏糊塗的，叫我何從說起？清秋笑道：這樣說，你倒是有理。本來要罰你，但是因爲你這詩作得典則一點，的確有些進步，我就將功折罪，饒恕了你罷。燕西道：念兩句詩，你就將功折罪，若是四句全念出來，豈不是大大的要賞一下嗎？清秋笑道：賞是要賞你，不過賞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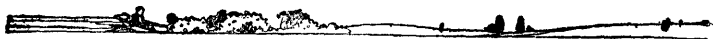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六板就是了。兩個人說笑着，茶房進來說，汽車已開回來了。於是燕西開發了旅館費，和清秋坐車進城。燕西在路上，對於汽車夫並沒有加以申斥，也沒有另說別的什麼話。進城之後，先送清秋回去，然後自己才回家。一進門，只見鳳舉板着面孔，從二門出來。燕西倒嚇了一跳，以為老大是發他的氣。鳳舉見了燕西，便問道：我要坐車，你回來得正好。燕西道：你坐去罷，車子還沒有開進來呢。他因鳳舉也沒有說什麼，自回上房。剛剛走不了幾步，鳳舉又追來道：老七！老七！我有話吩咐你。燕西聽說，便回身站住了。鳳舉道：你到裏面不要說碰到我，也不要說我坐車子出去了。燕西道：這有什麼不能公開的，何必瞞人？鳳舉道：我自然有我的緣故在內，你就不必多問了。燕西一想道：一定又是這一趟出去，今晚上不回來的，不願人家跟蹤去追尋。自己也就默然不



第三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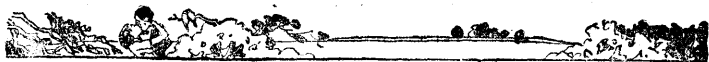
語。鳳舉去了，燕西走到上房混了一陣，然後才回自己屋子裏去，正向沙發上一躺，要補習一個中覺。忽見鵬振推門而入，說道：你昨天晚上又到那裏鬼混去了，找了你半天，也找不着人。燕西道：我去看電影去了，回來的時候，我找你也找不着哩。鵬振笑道：你有什麼不知道的，還不是那個老地方。你回來的時候打個電話，不就找着我了嗎？燕西道：我又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，我找你作什麼呢？鵬振道：你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嗎？中秋晚上，你當着人家的面，大吹大擂的，說要給人家捧場，怎麼現在就拋到腦後去了，人家癡漢等丫頭，可是天天在那裏指望着呢。燕西道：不就是白蓮花的事嗎？他登台還有幾天呢。鵬振道：有幾天，總得先預備着呀。你是在高興頭上說了一句，能算不能算，自己也沒有準兒，那白蓮花可是當着一道聖旨，全盼望着呢。燕西道：這倒奇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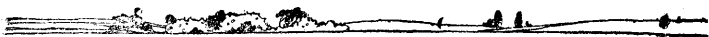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三哥比他本人還着急些。鵬振道：這不干我的事，我管得着嗎？不過白蓮花爲了這事，天天打電話到老劉那裏去麻煩，看那樣子是很着急，你總得先安慰他一句才對。不然，人家要急壞了。燕西道：既然如此，晚上我們在老劉家裏聚會得了。鵬振道：你說了可要去，不然我先告訴了人家，你又不到，我倒對人家撒謊似的。燕西道：今天晚上，我那裏也不去，一定到。鵬振看那樣子不假，自走了。燕西掩上門剛要睡，門又一推。燕西道：咳！人家正要睡覺，這門就不斷的有人開。抬頭一看，却是鶴蓀。燕西還沒有開口，鶴蓀先說道：老七，昨天晚上你打牌去了嗎？怎麼這時候要睡覺。燕西道：昨天晚上我看電影去了。鶴蓀道：看電影看得一晚上都不回來嗎？燕西道：我這怎樣沒回來，我是十二點多鐘來的。鶴蓀道：你當面撒謊。我昨天晚上，就睡在這裏的，我睡到十點才醒。你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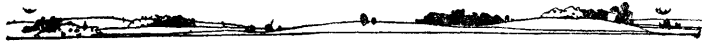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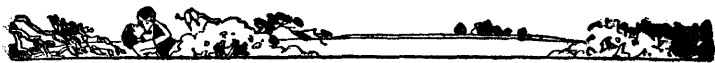
但昨晚沒回來，今天早上你也沒有回來吧？燕西道：二哥又和二嫂吵上了，所以又到外面來睡。二嫂不知道這一層緣故，倒要說我從中生是非了。鶴蓀道：那個說吵了？上次吵着，一直鬧得父親知道，罵了我一頓，我只好遞降表，現在要吵也只好忍耐呀。昨天是你二嫂來了客，把我驅逐出境的。燕西道：來了誰？鶴蓀道：是家裏的客，不是外來的客。燕西道：哦！是了。聽說老大昨天晚上回來，和嫂又生氣，大概二嫂把嫂拉過去了。鶴蓀道：倒不是二嫂拉，是嫂自己去的。你還不知道呢？有個大問題，還沒有鬧開，若是一鬧開，這戲就得唱了。燕西道：什麼大問題，我倒想不起來。鶴蓀道：難道你一點都沒聽見嗎？老大這一向子不回來，我從前以為他不過住在飯店裏，誰知道他倒大吹大擂，現在居然在外面賃房子住了。燕西道：也不算意外，外面大家早就傳說他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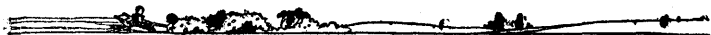
晚香贖身，贖身之後，家裏固然是不能來，老住在飯店裏，又不是個辦法，你想他不賃房子，將應該怎樣辦？鶴蓀道：你倒說得好，就讓大嫂不說話，你想父親知道了，豈能輕易放過？玩是不要緊的，居然把人弄回來，而且還另住，這未免找麻煩。燕西道：他事已做了，只好大家瞞到底，難道叫把人退回去不成？鶴蓀道：退出去固然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這事知道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多，要瞞，到底萬萬不能夠，有一天這事突然說破了，我看老大有些不得下台。燕西笑道：他比我們法子多，不要替他發愁，他有法子辦這事，他自然有膽量擔當下來，我們只要和他守秘密，不說出來就是了。鶴蓀道：這事關係極大，我們當然不能亂說，可是你一高興起來，就不顧利害，什麼也說得出來的，正是你自己小心一點罷。燕西道：你就爲這事來告訴我的嗎？鶴蓀道：那倒不是，我昨天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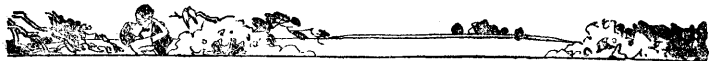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七回

這兒睡覺，丟下了一個日記本子在你這枕頭底下，你看見沒有？說時，將枕頭一掀，只見一個日記本子，一個手巾包，又是一張軟套的相片，只在這一掀之間，就是一陣香氣。燕西拿起來看時，鶴蓀早已搶了過去，向身上一揣。燕西道：這要搶什麼，我看見了也不會對那個說的。鶴蓀道：我並不是不讓你看，但是……說到這裏，自己就笑起來了。燕西道：你不是也說不出理由嗎？何妨給我看看呢。鶴蓀笑道：這不是我自己得來的。是我搶得一個朋友的，這相片好是實在好極了。說時，將相片對給燕西。燕西看時，是赤着上身，光着兩腿的一個女子。他上身只圍了一個小抹胸，乳峯兀自隱隱突起。除了這抹胸，擋住小小一塊肌膚而外，其餘完全是露在外面了。下身只穿一條兜肚褲子，只比大腿縫長出一點點。他人是側睡在一張軟榻上，兩隻白腳，高高的架起，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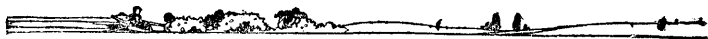


隻手挽到脖子後面，捧了自己的頭。燕西笑道：這不算什麼，不過是一張摸特兒而已。鶴蓀道：若是一張摸特兒，那就不值什麼，比這更公開的，整打的也買得着，何必這樣看得重？這是人家小姐自己拍的一張小照呢。你看看那相片後面，寫着什麼？燕西在軟套中抽出相片來，看那反面，用鋼筆寫的，浴後兩個大字。又有鶴蓀先生惠存，倩雲攝贈兩行小字。燕西道：倩雲是誰，我沒聽見說交際場中有倩雲小姐。鶴蓀道：這名字自然是隨便寫的，在這種相片子上，他還能用真名字嗎？燕西道：那也真叫掩耳盜鈴。既然像都照在上邊，認得他臉子的朋友，自然認識他，寫個假名字，就掩飾得了嗎？鶴蓀笑道：這是各人的意見不同，掩飾不掩飾，我就不知道。你和密斯邱很好，他就是密斯邱的好友。你問問密斯邱，有這個人沒有？燕西笑道：我管得着這事嗎？何必去問。鶴



第三十七回

孫笑道：「你不去問，也就算了。你若去問，包可以問得出許多趣事出來。」燕西道：「那還有兩樣東西呢，能給我看看嗎？」鶴蓀又正要交給他看，只聽梅麗在外面說道：「你們看見二爺沒有？」鶴蓀趕快將東西向身上一揣，便推了門出來，問是什麼事。梅麗用手指點着鶴蓀道：「你又找麻煩。」二嫂說：「他的支票簿子，少了一頁，猜着一定是你學他的筆跡，蓋了他的圖章，支票用了，但不知你支了多少？」鶴蓀笑道：「這傢伙真是厲害，怎麼他支票簿子的頁數，都常常算的。」梅麗道：「誰像你這樣，花錢不用手數呢？」你借支了多少，趕快還他罷，他要打電話到銀行裏去查賬呢。一查出來，是你支了，這多們寒憎。」鶴蓀笑道：「可不少，是一千二百塊錢。」梅麗伸了舌頭道：「你怎麼下這樣的毒手？」支一二百也罷了，你倒支出一千開外去。」鶴蓀道：「也是我氣不過。前一向子，我向他通融幾塊錢零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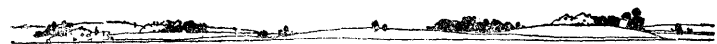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星期就還，他老是不肯。有一天他去了，鑰匙忘了帶去，在小坎肩袋裏，我就打開箱子，拿了支票簿，蓋上圖章，大大的偷他一筆。料他作夢也想不到。等到銀行結賬來了，我給他胡弄過去，兩三個月之後，他又坐了月子，這事一定安穩渡過，我白用他一千二百塊錢。不料他支票簿的頁數，都記着的，這錢我還留着一半沒花光呢，退還他就是了。梅麗道：你倒說得輕鬆，退還一半就是了。你去看看去，二嫂現在氣得什麼樣兒。鶴蓀笑道：我不要見他了。你替我傳一個信去，就說錢是我拿了的，後天就奉還，可是一層，你別說我拿了許多。梅麗笑着去了。鶴蓀也不敢進去，溜出門看戲去了。燕西睡了一場午覺，醒來之後，又在後面浴室裏，洗了一個澡。再走回房去，太陽還照在東邊牆上，也不過四點多鐘。一個人坐着很無聊。拿了一本小說看，看不到三頁，覺得沒

有意思。時候還早，還是出去走走罷。於是換了衣服，走將出來。剛到月亮門下，只見侍候翠姨的那個蘇州胡媽，靠了門，和金榮在那裏說笑。金榮道：你現在北平的話，是進步了，你不記得德祿哥說，要喝你的東瓜湯，你都答應了嗎？胡媽笑罵道：你們沒有一個好人，老佔別人的便宜。我要告訴七爺，叫你吃不了，兜着走。燕西聽到這裏，便向後退一步，將身子一閃，閃到葡萄架後面，聽他向下說些什麼。金榮道：別人不能佔你的便宜，那倒罷了。我們的交情不錯，爲什麼我也不能佔你的便宜。再說我吃不了，兜着走，我們就要分離了，你忍心嗎？胡媽呸了一聲道：你別瞎嚼蛆，信口胡說。人家聽見了，什麼意思？你們這樣胡說，以後我不和你們講話了。金榮道：咱們一塊兒同事，說句交情不錯，那也不要緊，這樣一句談話，也值得發急嗎？胡媽道：你一張嘴，實在會說，算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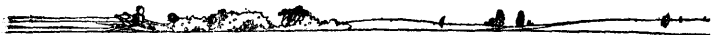
說不過你就是了。金榮道：我屋子裏還有一件汗衫，勞你駕，帶着和我洗一洗，成不成？胡媽道：我不和你洗，洗了你又對他們說，倒鬧得難為情。金榮道：我那裏那樣不知好歹，你給我做事，我一個字也沒有提過呢。燕西在葡萄架後聽見，倒是有趣。覺得愛情這樣東西，不分那層階級，都是需要，也都是自己能發揮的。金榮這小子，向來就調皮。胡媽又是蘇州人，生長在莫愁鄉裏，這一對男女到了一處，當然有些意思。金家本來相當的解放，燕西對於男女愛情這件事，更是不願過問的。所以金榮和胡媽在那裏說情話，他不但不管，反怕把人家的話打斷，掃人家的興趣。因此藏在葡萄架後面，總不作聲。不料這個時候，梅麗又從後面出來。老遠的叫道：七哥！七哥！你藏在葡萄架後面作什麼，又想嚇誰嗎？胡媽聽了這話，向後一退，一回頭看到葡萄架後面，果有一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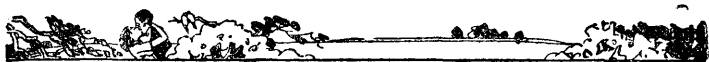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七回

人影子。臊得低了頭，一句聲也不作，就由旁邊牆根子下走了。燕西實在不想做這無情的事，故意戳破人家的紙燈籠。現在胡媽躲開，倒好像自己有意給人開玩笑似的，也是老大過意不去。梅麗一直追上前來，問道：你爲什麼躲着呢？燕西道：我那裏是躲着，我尋尋這葡萄架籬上，還有葡萄沒有？仔細一看，他們摘去了。梅麗道：中秋前摘乾淨了。還有留到現在嗎？可是六姐院裏還有幾串，據說是秀珠姐姐留下定錢的，要養到九月半後再摘。燕西道：那不見得是真話，恐怕是六姐冤你的呢。談着話，走出了葡萄架，過了月亮門，見金榮捧了一盤粟米，在走廊欄杆的柱子上，給鸚哥上食料。他見燕西就像沒有知道一般，只管偏了頭作事。燕西道：這個時候，不遲不早，喂什麼食料？車子都開出去了，你去給我雇一輛車罷。金榮放下盤子，便笑着，問雇到那裏。這一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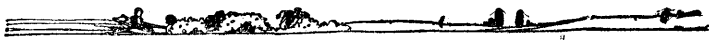


倒問出問題來了，連燕西自己也沒有決定是上那裏去好。站定了，將脚尖子在地上點着，半晌不言語。金榮笑道：您自己都沒有決定上那兒，叫我雇車上那兒呢？燕道：忙什麼？等我想。於是背着手昂着頭出了一會神，笑道：你上看上那兒去好？金榮道：上落花胡同吧？燕西道：我上午在那兒回來的。金榮道：上白家去，好嗎？燕西道：也不好。我不要找誰。金榮道：都不好，我想還是上公園去蹓蹓一趟，回頭在公園裏遇到那個朋友就和那個朋友去玩兒，就更現得有趣。燕西道：若是遇不着朋友，應該怎麼辦呢？金榮笑道：不會沒有朋友的，除非是沒有女朋友，男朋友還會少嗎？燕西笑道：你這東西，又給我開玩笑。就是雇車上公園罷。金榮不多說，笑着雇車去了。燕西也不等他，就跟出來了。他們這大門口，本來常時停有許多漂亮的人力車，專門作金家人出門的生意。並



第三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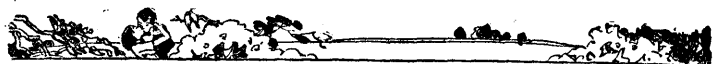
不說車錢，告訴地名，坐上去就走。到了那裏，高興給多少就是多少。有時身上沒帶着零錢，車夫也不就要，回頭再到公館號房裏來取。燕西坐上車去，車夫就拉着飛跑。到了公園門口，燕西知道烏二小姐，照例是愛到咖啡館裏閑坐的。既然來了，不願單獨的一個人在這裏躊躇，且去先找他談一談話，因此一直向咖啡館來。到了那裏，果然見烏二小姐和了一位穿西裝的女子，相對坐在一張棹上喝茶。烏二小姐一見燕西，早站了起來，用手對他連招了幾招。笑道：七爺今天那有這種閑工夫到公園裏來走走。燕西笑道：特意來拜訪二小姐來了，你看我袖內的陰陽八卦準是不準？說這話時，看那個西裝女子，穿一件米色的單綢衣，露出大半身人體美。雖然是清秀的臉兒，却並不瘠瘦，由臉上經過脖子，敷上一層薄粉，正是堆酥凝雪。臉上也不知是透出來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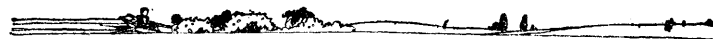
羞色，也不知道是抹了胭脂，眼圈兒下，正有兩個小紅暈兒。他見人一笑，露出一帶整齊細白的牙齒。烏二小姐早給他介紹了，原來是曾美雲小姐。他毫不躊躇的和燕西握了一握手。烏二小姐讓燕西和他相依坐着，笑道：你二位不必我介紹，也應當認識認識。曾美雲聽了這話，聳着肩膀，微微一笑，燕西却不懂這一層緣故，問道：二小姐這話，一定有緣故的，請你告訴我這個理由。烏二小姐望了曾美雲一眼，然後笑道：他和你們二爺，感情非常之好。燕西心想，怪呀！他那樣阿彌陀佛的人，會結交如此美麗的一位女友，結交之後還能夠守住秘密，一點也不讓人知道。便道：常聽見家兄說的，曾小姐非常好。今日一見，果然話不虛傳了。烏二小姐笑道：這又不是台上，怎樣七爺唱起戲來了？燕西道：我正說的是真話，像曾小姐這樣的人，能夠背後所說，勝似當面的





第三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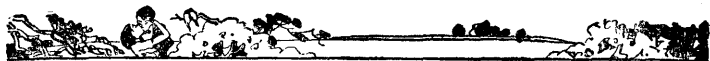
人嗎？曾美雲笑道：七爺真會說話，比令兄好得多了。烏二小姐道：他們二爺是個老實人。曾美雲一撇嘴道：這話別讓老實人聽見了。前些時，他和李老五常常在一處鬼混，鬧了不少的笑話。今天七爺是初次見面，我不便說，過兩天我再告訴你罷。燕西道：李老五是誰？我也不曾聽說過。烏二小姐笑道：七爺許久不和一班跳舞的朋友來往，連鼎鼎有名的李五小姐都不知道，真可怪了。燕西道：他是小圓臉兒，肌肉很豐的一個人嗎？烏二小姐道：對了，難道你認得他？燕西道：並不是我認得他，恰好今天二家兄拿了一張美女的相片給我，我看他很得意，我想必是跳舞場上的朋友。現在你二位一說，我聯想到他，就猜上一猜，不料果然不錯。曾美雲笑道：既然七爺連像片子都看到了，你可以告訴密斯烏。說着將手上的手絹，握住嘴嫣然一笑。烏二小姐道：什麼相片，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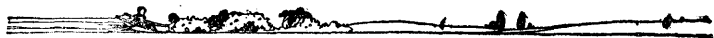
們說得這樣藏頭露尾的。燕西道：也並不怎樣奇怪，不過是一張表現人體美的相片子罷了。曾美雲道：有多大一張？燕西道：是六寸的。美雲搖頭微笑道：不對不對！他另外一打三寸的小照片，全是你們二爺自己，攝的美術相片。你要看到那個，才是有趣的呢。烏二小姐笑道：不用提了，這個內容，我一猜就明白。李老五是漂亮，也就解放得厲害。我們都說是文明分子，比起人家來，恐怕還差得遠哩。燕西道：文明不文明，似乎也不在這個上面去講究。談到這裏，茶房已經給燕西送了一杯咖啡來。燕西見曾美雲先伸手有要接的樣子，後又縮了轉去。於是接了茶房的咖啡杯，雙手托了杯下的碟子，送到他面前。曾美雲道：七爺要的，怎樣送到我這裏來。燕西道：我就是給密斯曾要的。因為我看見你面前那杯咖啡，已經喝完了，所以給你再要一杯。曾美雲道：你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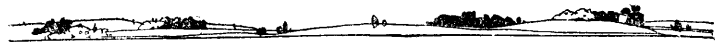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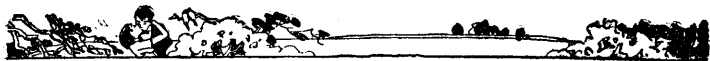
己呢？燕西道：我要的楚楚。於是對茶房望了一眼道：我先說的你沒有聽見嗎？茶房會意，笑着去了。曾美雲心裏也明白，燕西是怕自己接不着咖啡，有些難爲情，所以把這杯咖啡讓了過來。心想這個人對於女子的面子，真是肯敷衍，只得笑着接了過來。談着話，就比先見面的時候，熟了許多似的。坐了一小時之久，曾美雲因問道：怎樣是一個人出來，還有少奶奶呢？烏二小姐眼皮一撩，對曾二小姐笑道：人家還沒結婚呢。曾美雲道：是那一家小姐，現時在北平嗎？烏二小姐笑道：是那一家的小姐……這話說時，眼光可就望着燕西微笑。燕西笑道：你要說只管說，沒有什麼可守秘密的。烏二小姐將手一指道：說的人來了。你瞧。燕西看時，却是白秀珠和他嫂嫂二人攜着手並肩走來。他們走過走廊，就直向這邊欄杆外來，烏二小姐就站起來連喊白小姐。秀珠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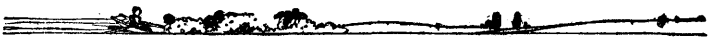
了烏二小姐，點了點頭，只臉上帶了一點笑容，並沒有說別的話。曾美雲因為烏二小姐未曾介紹，當然不能招呼。燕西坐着沒動，却也只對秀珠姑嫂笑了一笑。這個時間很短，只一會工夫，就過去了。但是秀珠一個人，又不住的回轉頭來望，臉上似乎帶有一種冷笑的態度。燕西看見，心裏倒未免添上一種不快。因此和烏曾二人敷衍了幾句，說道：我忘了有一句話要和秀珠說，請你二位坐一會，我就來。烏二小姐道：你有公事就請便罷，我們不敢強留。燕西明知話中有刺，倒也不去理會，帶着笑容，點頭而別。隨着路追到秀珠身後來。白太太一回頭，便笑道：七爺來了。秀珠聽了，頭也不回，像沒有聽見一樣，依然向前走。燕西跟上來，並排而走，便問道：今天怎樣有功夫來？秀珠轉着眼珠看一眼，什麼話也不說。燕西笑道：同在棹子上那位，你認識嗎？那是曾美雲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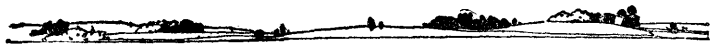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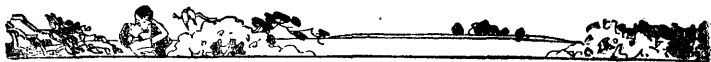
姐。秀珠冷笑道：我那裏配認識人家？人家又漂亮，架子又大。我們呢，只好看人家的顏色罷了。燕西笑道：你這話，又是說我呢。我也是由烏二小姐介紹，剛才認識的。秀珠道：這話可說得奇怪。你老早認得他的也好，剛才認識他的也好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又沒問你，你說上這些作什麼？在從前燕西碰了這個大釘子，一定是忍受的。但是從那一回在白家提刀動劍，鬧了一回之後，對秀珠就不肯讓步。現在因為是在公園裏散步，只臉色板着，還沒有說什麼。白太太一看這樣，怕他兩人，就會在公園裏鬧起來，便從中湊趣道：七爺，我們好久沒有要你請客了。今天晚上應該請我們聽戲去罷？燕西勉強笑道：白太太總也不讓我請客。今天初次要我請客，我一定要答應的。白太太道：倒不是那樣說。我們聽戲一點也不懂。若是和七爺在一處，可以請七爺講給我們聽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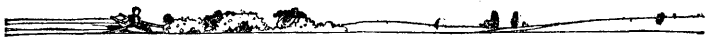
那就便利得多了。燕西道：我沒有留心，今天晚上那一家戲好。白太太願意聽那一家呢？白太太道：我全是外行。你問那一家，我實在是說不上。我們舍妹，他倒可以算得是個半吊子。你就問他罷。秀珠也知道嫂嫂的意思，是借這個機會給他二人來調和。便不作聲，讓燕西開口來問。燕西却不問秀珠，自道：白太太既然可以隨便，等我回家去了，讓聽差打電話去包廂。包得了廂，我再打電話到府上來。白太太看這種辦法妥當不妥當？白太太因問秀珠道：大妹，你說那一家好？秀珠見燕西不理他，更是有氣。將身一扭，說道：誰要看戲？嫂嫂要看戲，只管去看戲，問我作什麼？我們又沒有訂什麼合同，非在一處逛不可。你要上戲館子，我要逛公園，各幹各的，誰也不要睬誰。燕西冷笑道：白小姐這話對極了。各幹各的，誰也不要睬誰。秀珠道：七爺，你別多心，我是和我家嫂





第三十七回

說話呢。可不是說您的女朋友，也不是說你。白太太道：「哎呀！你一對小孩子，那有這樣歡喜鬧撇扭。」秀珠道：「並不是鬧撇扭，我說的話都是實話。我以為我們太有些不客氣，那裏有強迫人家請客的道理。」燕西跟着他們一旁走路，却是默然。白太太越給他們拉攏，他們越借着小事情鬪嘴。白太太在這裏很不得趣，也不便老向下說。在柏樹村裏走了一個圈兒，白太太就要找茶座喝茶。秀珠道：「不喝茶了，回去罷。」還有個朋友約着下午六點，到家裏去會我呢。白太太道：「是那個人要會你？」秀珠道：「你怎樣不知道？」就是頭回到我們家裏去的那個人。他穿了一身嗶嘰西裝，你不是說又年輕又漂亮嗎？」白太太一時倒楞住了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是那一個穿西服的？」燕西聽說，將臉偏到一邊去，只是暗笑。白太太一見，心裏恍然大悟，是他故意來氣燕西的。笑道：「你是信口開河，那





裏有這樣一個人？七爺已經答應請我們聽戲，我們不要辜負人家的好意。秀珠正色道：不是說笑，我正有一個朋友要去會我。說畢，將腳提快兩步，就一個人先走向前去了。燕西只當沒有知道這件事似的，便對白太太道：反正晚戲不用忙，九點去，那正趕上好戲。白太太若有事，只管回府去，我回頭再打電話來奉請。白太太道：只有我一個人，我就不願意聽戲了。過兩天再說罷。趕上前一步和秀珠一路去了。

